

# 倪柝声简史(陈则信)

## 目录:

- 01 见证信息
- 02 我对倪柝声弟兄的认识
- 03 倪柝声生平简史(江守道)
- 04 记倪柝声夫妇末后二三事

## 01 见证信息

### 读经: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 13:7）。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 4:8）。

“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徒 13:36 小字）。

我们都知道，过去五十多年来，主借着倪柝声弟兄带给教会许多的祝福。但我们觉得忽有所失的，就是今年的（1972年）6月1日主已经把他接去了！为着他个人，这是好得无比的！因他已经跑完了他所当跑的路程，他也必定从主那里得着“好，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称赞。可是为着教会，因他的离世，确是失去了一个很大的恩赐，我们不能不感到伤痛！但愿主在这一个时代中，再兴起合乎祂心意的器皿来，应付教会今天的需要！阿们。

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要特别提起倪弟兄的历史，一面是遵照圣经的教训：“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 13:7）。另一面，我们也盼望因着这样想念基督在他身上的工作，并所彰显出来的恩典，可使我们得到激励和帮助。这是我们向主切切所祈求的。

在座的许多弟兄姊妹，虽然听说过倪弟兄的名字，但见过他面的人，却不很多；能知道他一生历史的人，恐怕更少。我不是最知道他历史的人，我只知道一些而已。我想，如果按我所知道的述说出来，对弟兄姊妹也是非常有益的。我再说，我不是述说他全部的历史，我不过是讲我所知道的一些，最多也许只能称为他的简史吧！

倪柝声弟兄生于主后 1903 年，原籍福州，当时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做监督，故他在汕头出生。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我所遇见的人，恐怕没有一个比他更聪明了。他读书的时候，不需要怎样准备

功课，只在上课时注意听老师讲课，什么就都领会了，并且他的记忆力很好，所以每次考试都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我们都知道，一个聪明的人常常是很顽皮的。他不像别的学生需要准备功课，所以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玩。因此，在他得救以前，他说他犯了许多孩童和青年人所常犯的罪。感谢神，当1920年，他才十七岁的时候，主的恩典临到他，他就重生得救了。

他得救的故事是这样：有一位主的使女——余慈度教士，这位姊妹本来要去英国读医科，因着圣灵的感动和主爱的激励，遂于途中答应了主的呼召。当她将要到达英国时，忽然恳求船长准她离船回国，为主作见证。于是由法国的马赛回到中国，先住在上海，后至各地传扬福音。主大大的使用她，引领了许多人归主。1920年，她被邀请到福州去传福音。倪弟兄的母亲也去参加聚会，听了几次，圣灵在她里面做工，她就接受了主耶稣做她的救主，清楚蒙恩得救。在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在家中开始家庭聚会。一天，当她正在弹琴要唱诗的时候，圣灵忽然感动她，要她向大儿子（就是倪柝声弟兄）认罪。这是因为前些日子，她家里的一个花瓶被打碎了，她以为必是最顽皮的那个儿子打破的，所以就重重的处罚他。后来她知道处罚错了，冤枉了他，但碍于母亲的尊严，就不肯向儿子认错，因此，她转过身来，抱住她的儿子（倪弟兄），向他认罪。倪弟兄见他母亲这样诚恳的认罪，非常受感动！他想：这位传教士能够使我这样一位骄傲的母亲悔改信主，恐怕她不是一个普通的传道人，我也去参加这个聚会，听听她的演讲，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人。感谢神，圣灵在那次聚会中厉害的做工，使他看见了自己的罪，也认识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于是接受了基督做他的救主，他也蒙恩得救了。他不只信了主，同时也把自己完全献上，愿意一生事奉主；并且在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那时，他开始祷告，读经，力求上进。他作见证说，他每天定规按着次序读十九章圣经另外还用别的方法读圣经，所以没有多久，他就把新旧约读了好几遍。加上他的记忆力很强，理解力又非常丰富，所以对圣经的事实记得很熟，对真理的认识也增加不少。他又作见证说，有一次在他们传福音之后，许多人蒙恩得救，大家都起来读圣经，本来我们中国人一见面就问吃饭了没有？但那个时候，他们见面都不再问吃饭了没有，而改问吃神的话了没有？你问我，我问他，藉此互相鼓励，没有吃饭之前，总要先读圣经。

他对祷告也很认真。他的祷告经常蒙主答应。如果让他自己述说在祷告上如何学功课，如何操练信心，及如何蒙主答应，我想必定有许多美好的见证。有一次他在厦门鼓浪屿开会，他曾见证祷告如何蒙答应，叫人得到很大的鼓舞！那次，可惜我不在场，失去了很好的机会！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多祷告的人。他不只为自己祷告，也常为别人祷告。他在福州三一书院，那间学校大概有三四百人，他就把同学的名字写在一张单子上，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同时也传福音给他们听。若有一个同学蒙恩得救了，他就将那人的名字剔一剔，没有几个月，这一张祷告的名单，差不多都被剔过了，许多同学也都蒙恩得救了！他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

不只这样，他也是一个努力传福音的人。他在学校里迫切的向同学们传福音，在校外也向邻舍及路人传福音；有时，他和一同蒙恩的青年人到街上去贴福音标语；有时，则将圣经节，或福音金句，写在纸上，抑写在一个厚纸板上，挂于胸前，或背在后面，在大路上走来走去，为要吸引路人，使他们看见，好叫他们信主耶稣。现在弟兄姊妹常穿的福音背心，就是采效他们的榜样，并经改进而来的。这不是自己的热心，乃是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由于主爱的激励，他们随着圣灵的引导，不顾自己

的脸面，不怕人的讥诮，放胆将福音传扬出去。因着这班年青人的摆上，整个福州城都被福音震动了！我们实在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倪弟兄不只在福州城里传福音，当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也常常带着青年弟兄们到乡村去传福音。有的地方不接待他们，他们就睡在草堆上，外面虽然辛苦，但里面却满了喜乐！

有一次，他们在乡下传福音，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倪弟兄带着六位青年弟兄到梅花村去布道，他们住在一家中药店里，那年正月初七夜，他们第一次出去布道，那里的人都不愿意听。第二天，同去的一位青年弟兄拉住一个乡下人问他说：“你们到底为什么不要听福音？”那乡下人说：“我们这里的神太多了，别的神一概不能接纳。我们这里有一位大王神，每年正月都要举行游行赛会，你们来得真是不巧，因为十一日就要举行赛会了，大家都在忙着准备，没有时间听你们传讲耶稣。并且这个大王，自从明朝直到现在都很灵验；据说从清朝以来二百多年，每次出会都是天晴，没有一次下雨。”那位青年听了十分生气，就说：“你看今年出会，必定下雨！”哦，这话一说出去，不到两个钟头，就传遍了整个梅花村！于是大家纷纷议论说：“今年若是下雨，就是耶稣灵；若不下雨，就是大王灵。”这位青年弟兄返回药店，把此事告诉大家。倪弟兄听见了，就知道出了大事。于是大家同心迫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神给倪弟兄一句话说：“神是以利亚的神。”以利亚求不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降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他们有了主的话，信心坚固，确信今年大王出会的时候，必定下雨。于是初九日，他们又出去传道，并且都说，今年十一日必定下雨！这时全村的人都等着这话应验不应验。十一日若是下雨，就证明耶稣是神；如果不下雨，就大王是神。到了十一日清早，他们的信心实在受试验，因为太阳已经出来了，并且照在他们的床上！但他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神，并且因信而赞美；等到大王要出会时，忽然天色改变，降下雨来，越下越大。本来大王预备上午九点出会，可是那天雨从九点下到十一点还是不停。因为大王出会不可迟过一个时辰，他们就勉强把大王抬出来了。那天下的雨实在不小，积水至二、三尺。大王刚从庙门抬出来，抬的人就一跤跌在水里，大王自己也跌了下去，跌断三个指头，一双手臂，连头也扭了！因雨越下越大，不能再往前走，他们只好把大王暂时抬进一间祠堂里去。到了中午，弟兄们求神下午晴，可以出去布道。结果，雨真的就停了！那天他们出去布道，所带的福音书籍一下子都卖光了！许多乡下人说：“大王不是神，耶稣才是神！”主实在借着祂的仆人显出了奇妙的作为和荣耀！

因为他和几位弟兄努力的传福音，在学校里就有许多同学蒙恩得救，学校之外，也有许多人重生了！这些新蒙恩的人，心里火热，好像新酒一样。而当时的礼拜堂，却是暮气沉沉，冷冷落落。如果将这班人带到礼拜堂里去，那真是将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是非常不合适的！而且那些新蒙恩的人，他们也不愿意去。为此他们就奉主名开始有聚会。

第一次聚会的房子，是租来的，还是借来的，我不大清楚。但我知道一件事，就是那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没有自己购置的椅子，都是向邻舍借来的，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摆在那里就聚起会来了。感谢主，虽然聚会的地方不象样，坐的椅子也不整齐，但是主却与他们同在，每一次的聚会，多人都甚蒙恩！因此得救的人数逐渐增加，冷淡的信徒到了那里，得着复兴的也不少。真是看见主的荣耀！

其中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起，在五十年前，中国各地教会如果要擘饼纪念主，就是所谓的守圣餐，必须是被按立的牧师才可以主持。但倪弟兄从圣经里看见了亮光，知道这是天主教传下来的错误教训。

如果照着圣经的原则和榜样，门徒每逢七日的第一日，都应该擘饼纪念主。擘饼聚会不需要谁来做主席，乃是让圣灵引导，随着灵的感觉赞美敬拜主。他就和一位弟兄交通，那位弟兄也有同样的感觉。因此，他们就开始第一次的擘饼聚会。参加这一次聚会的，只有三个人，就是：倪柝声弟兄，王载弟兄，再加上王载师母。擘饼聚会的地点，就在王载弟兄家里的厨房。那一次的聚会，听说他们太喜乐了！倪弟兄曾用一句话来形容那次聚会的光景，就是：天离地实在太近了！天近到一个地步，好像亲手能摸得到一样！他们在那里与主的交通，享受主丰富的同在，确是话语所不能形容的！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各地被主兴起的聚会，每周都有一次擘饼聚会，并且这也是我们所最宝贵的一个聚会！

在属灵追求方面，他也是尽心竭力。第一，认罪。他已往得罪过的人，都一一向他们认罪。第二，对付罪。该除掉的，他除掉了；该赔偿的，他赔偿了。凡是应该对付的，他都一一的对付。他经常去找一位年长的姊妹，就是和受恩教士，在她面前接受带领，得着不少的帮助。他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一生得着两位姊妹很大的帮助，一位是他常见的，就是和受恩教士；还有一位是他未曾见过的，就是宾路易师母。他实在是竭力追求主，凡属灵的东西，他都非常渴慕。因此，他属灵的生命就有很快的长进！

在他追求主的过程中，有三件事情，和他的前途特别发生关系：头一件，就是他升学的问题。他原在福州三一书院读书，那是一间很有名的学校，在该校毕业以后，可以直接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三年级，或出国深造。他在学校成绩甚好，常考第一名。因此他父母对于他的前途，寄以很大的希望。未毕业前，他父母就定意要送他去美国去读书。我们都知道，五十年前，能到美国留学，那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也是许多青年人所羡慕的。我们的弟兄为着这件事情祷告，觉得不是主的意思。虽然去美国读书能有很好的前途，但他为着爱主，甘愿放弃这一个机会，而留在中国服事主。他父母知道了他的定规，非常生气！因为在他身上的期望，完全被粉碎了！从此他遭受谴责与对付，自是在所难免。有一次他生病，躺在床上，他的父母不去照顾他，也不理睬他。他在最难过的时候，主就用大卫诗中的话来安慰他：“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感谢神，我们的弟兄是一个顺服主的人，是肯付上代价来跟随主的人。他一生的顺服，确实可以做后人的榜样。

当他追求主的时候，接着又有第二件事情发生：就是放下他的爱人。倪弟兄从小就认识一位元张小姐，因为双方家长是世交，所以他们常在一起。及至长大了，彼此的感情建立了起来，这位小姐也就成了他心爱的人。等到我们的弟兄得救之后，他切切的盼望这位小姐也得救，他花了相当的功夫劝她，但是希奇，这一位小姐就是不听，谈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谈耶稣。怎么谈也谈不通，但他心里还是非常爱她。到有一天，他读到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节圣经摸着了他的心！他自问说：“我在天上除了主以外，还有谁呢？”他可以坦然的回答说：“在天上除了主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爱慕的了。”但当他问第二句话时：“我在地上除了主以外，还有没有所爱慕的呢？”他就不敢回答了！因为他知道他在主以外有他所爱的人，并且他所爱的人，实在是占有了他的心，成为他心中的偶像。他心里起了很厉害的挣扎：到底是要主呢？还是要那位小姐呢？他一面觉得要主，但另一面他真是觉得没有办法放下那位小姐。以后主又给他看见：“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他觉得非常为难，实在过不去。感谢主，祂的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圣灵在他里头运行，叫他觉得不能不投降。有一天他蒙了主的怜悯，就下了一个决心放下

那一位女士。那一个强烈的爱，胜过了人间的爱情！从此他真能对主说：“除祢以外，我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了！”哈利路亚！因着他这样舍弃他的心爱，主的爱就更多的充满他，于是他受圣灵的感动写了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选本诗歌 181 首），几十年来，不知道感动了多少神的儿女！兹录如下：

- 一、主爱辽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
- 二、我主出了重价，买我回来归衲；  
    我今愿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衲。
- 三、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
- 四、亲友、欲好、利名，于我夫复何用？  
    恩主为我变做苦贫，我今为主亦穷。
- 五、我爱我的救主，我求衲的称是；  
    为衲之故，安逸变苦，利益变为损失！
- 六、衲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  
    除衲之外，在天何归？在地何所爱慕？
- 七、艰苦、反对、飘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衲爱情，绕我灵、魂、身体。
- 八、主阿，我今求衲，施恩引导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过此黑暗罪世。
- 九、撒但、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  
    衲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贻羞衲名！
- 十、现今时候不多，求主使我脱尘；  
    衲一再来，我即唱说：哈利路亚！阿们！

现在要提到他的第三件事，就是为真理的缘故所遭受的难为。他在福州与几位弟兄一同事奉主，聚会人数逐渐增加，但他们中间也有一些难处，因为他们虽有火热爱主的心情，而属灵的生命却仍是幼稚，犹未长进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彼此之间不免有摩擦，也有意见或看法的不同。后来他们为着一件事情，起了很大的冲突！

他们中间大部分的同工，拟邀请一位牧师来接立他们为牧师，但倪弟兄对于这件事却竭力反对。其理由是：第一、他认为牧师是神赐给教会的一种恩赐（弗四），这是神赐的，不是人所按立的。第二、他承认教

会中有牧师的恩赐，但不赞成有牧师的制度。例如：必须是牧师才可以为信徒施浸，才可以主领圣餐等等。使牧师变成一种圣品的阶级，这是从天主教遗传下来的观念，绝不是圣经的教训。第三、他认为神既兴起他们为基督作活的见证，就该脱离基督教那些不合圣经的制度，而完全照着圣经的教训及圣灵的引导来事奉主。因此他觉得不应该效法别人的行为来按立牧师。他又公开传讲一篇信息，说到约柜一离开示罗，就不再回示罗了。意即我们不应该再回到老旧的制度里去。因此，引起了同工们的反感。那些热衷于按立牧师的人，更认为倪弟兄在他们中间是一个大难处，叫他们不能随着自己的意见而行。他们商议的结果，就决定将倪弟兄从同工中间革除出去，并在会中正式宣布这件事。

当时，许多人听见，心中非常气愤，为倪弟兄大抱不平！因为他讲道有亮光，有口才，颇得众人爱护，同时那一个聚会的地方，是因房东与倪弟兄父亲友谊的关系，才能很便宜的租了下来。如今他们竟把倪弟兄革除，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因此大家就与同工们办交涉。那领头开除倪弟兄的同工，遂成众矢之的，甚至有人要动武打他。倪弟兄看见这种光景，立刻伸出手来，挡住他们，同时又以身体遮护那位领头的同工，因倪弟兄比那位同工身材高大，好像整个人把那位同工遮盖起来了，并且大声对弟兄们说：“你们不可以打他，若要打他就先打我！他是神所爱的，也是我所爱的，他是我们的弟兄！我已经赦免他，你也应该赦免他，无论如何，你们不可以打他。”因着他这样竭力的保护弟兄，他们才没有动手。那位同工深深的受了感动，当场流下泪来！感谢神！因着祂的奇爱从我们的弟兄身上流露出来，基督得胜的生命也借着祂得以彰显，此场风波，遂告平息。结果他们也没有再要求按立牧师了。

风波过了以后，倪弟兄觉得应该离开福州，将当地的工厂让给其他同工们。他愿意为主的缘故，甘心做一个孤单隐藏，忠诚跟随主的人。那时他将深处的感觉写出，成了一首诗（选本诗歌 193 首）兹录如下：

- 一、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 二、我今已经遗弃世界，所有关系都解；  
    虽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 三、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脸；  
    群众虽然喜欢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 四、我心所望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  
    我愿现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称祝。
- 五、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  
    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 六、让你们去得着名声，富足、荣耀、友朋；  
    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赞美、从者、兴隆。

- 七、但我只愿孤单隐藏，在此罪恶世上；  
我心切望忠诚跟从，我主到了路终。
- 八、因我知道，主在此世不过得着一死，  
所以现在我无他望，只望得着顶撞。
- 九、我的荣耀还在将来，今日只得忍耐；  
我决不肯先我的主在此世界得福。
- 十、那日我要得着尊贵，主要拭干眼泪！  
今日主既仍旧迟延，我要忠心进前。

倪弟兄虽放下了福州的工作，主却使他步进宽广，使他能服事更多神的儿女。

第一、那时他在福州的马尾设立了福音书局，编印《基督徒报》，以供应全国的信徒。当时《基督徒报》的信息，确是震动了在中国许多的基督徒。后来福音书局迁至上海，他继续做文字工作，并将福音书局改名为福音书房。继《基督徒报》而出版的文字，有《复兴报》，《讲经记录》，《敞开的门》，以及《灵修指微》和《属灵人》等书。那些书报带给中国各地信徒的帮助，远超过他在讲台上所能供应的。

第二、他虽然不愿意做一个著名的布道家或奋兴家，但也接受主的引导，到相当多的地方去领复兴聚会。他到中国各地去，也到南洋群岛及日本等地去带领聚会，使许多人得以复兴；就如以撒虽然离开了埃色（意即相争之地），却来到了利河伯（意即宽阔之地，参看创 26:20-22）。

第三、他又在上海开始聚会，以上海为工作的中心。在那里多次召开全国性的得胜聚会，各地前来参加特别聚会的人，就将他们所听见的信息，及所得到的供应，带回各地帮助弟兄姊妹。因此，在全国就兴起了许多处的聚会。

第四、在福州的几位同工都离开了他，但主却赐给他更多的同工。到末了，和他同工为主尽忠至死者，实不在少数！他们同甘共苦，为着主的见证舍弃了一切，诚然在中国众教会的里程中，写下了一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但愿荣耀称赞归给神！阿们。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起一件事，就是主如何将李渊如姊妹带来和他一同事奉的经过。当倪弟兄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们曾邀请李渊如姊妹到福州去做工。当李姊妹所搭的轮船抵达福州的港口马尾时，由马尾至福州必须乘小轮船，弟兄们就要倪弟兄做代表到马尾去迎接李姊妹。开头倪弟兄不肯去，直到李姊妹到达的前一夜，他做了一个梦，那梦非常清楚。他梦见他去接李姊妹，在轮船上相遇，并看清李姊妹的样子。他从前没有和李姊妹见过面，但在梦中却看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又梦见如何送李姊妹离开福州；在小船上，李姊妹送他一包款，是为着做文字工作用的，该款的数多少，他都数过了，并且记得清清楚楚。当他醒来之后，觉得很希奇！为着要看看这个梦是否会应验，他便答应弟兄们，去马尾迎接李姊妹。那一天，他在学校里还要应试，他很快考完了，立刻赶到马尾。在船上见到李姊妹，果然和他在梦中所见的完全一式一样，他心中感到非常希奇！及至李姊妹在福州工作完毕，他自告奋勇的去送她，因他要看看梦的下一半是否会应验。当

他们的小船将要靠近轮船的时候，李姊妹果然拿出一包大洋，交给倪弟兄说：“这款子是为你文字工作用的。”情景完全和梦中所见的一样。他暗暗的惊奇，巴不得立刻打开那一包钱数一数，是否和他梦中所数过的数目相符，但因客人在那里，不好意思。一直等到轮船开去了，急忙打开那包款子数数，果然不错，正和他梦中所数的数目一样，不多也不少。哦！主的批示和带领，真是何等的奇妙！

1928年南京发生了一次事变，李姊妹和其他几位姊妹都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们遇见倪弟兄，在主引领之下，他们各自在文德里租下房子居住。因为属灵的目标相同，以后他们就变成了最紧密的同工。李姊妹精于文字，有女状元之称。上海福音书房所出版的书籍，均经李姊妹修改过。在文字工作上，她做了倪弟兄最好的同工。

当倪弟兄到各地工作的时候，于一九二六年春，主带领他来到厦门开特别聚会，然后又到漳州领会。那时，我恰好在漳州一间中学里读书。他去的时候，年纪才二十四岁。我们的校长见他年轻，就看不起他，以为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领什么奋兴会，做他的学生倒是差不多！倪弟兄未来之前，学校里的祈祷聚会，常为他来领奋兴会的事祷告。但究竟什么叫做奋兴会？那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教会荒凉的光景，由此可见一斑！那一天，倪弟兄来了，好些同学告诉我说：“倪柝声来了，他的样子不成，好像傻瓜呀！”那天晚上的光景，我记得最清楚，是一生不曾忘记的！他步上我们学校的讲台，穿着蓝布长衫，一坐下来就低着头默祷，什么都不看，只在那里祷告。那时我并不晓得他在祷告，以为这种样子很特别，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也很轻看他。等到他站起来祷告，引起学生们嘻嘻的暗笑，因为从来没有人祷告的声调像他一样。但是，当他讲了五分钟的道以后，会场的空气就完全改变了！全体学生都聚精会神的留心听。散会时，众人都非常惊奇！因为他的讲道，就如经上说：“正像有权柄的人！”

第三天，奋兴会在一大间礼拜堂里举行，全城信主的人差不多都聚集来听讲。一连十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讲两堂，先讲人人都有罪，使许多人心中深受责备！又讲审判和刑罚，令人在神面前生敬畏的心！再讲基督的十字架，说出神救赎的大爱，并且把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情景，圣灵借着他的话语，透彻的表达了出来，好像活画在众人眼前一样！那时我不是听见基督钉十字架的道，乃是好像看见基督钉十字架的事实，就在讲台上出现了。我的心虽硬如石，也不能不被溶化而降服于主。他又讲到行善不能得救，人得救乃是在乎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下的，不需要靠行为来得着，只要接受主耶稣，就立刻得救！并且一信祂，现在就可以知道已经得救！这些话，一面将基督教过去错误的说法完全扫除，一面也叫信的人得着救恩的喜乐！许多人都欢乐称颂说，感谢神，我已经得救了！已经重生了！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喜乐的灵充满在众人心中。最后就讲到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应如何追求认识主，而有生命的长进，以及将来所得的荣耀。最末了一晚，就是见证的聚会，多人争先恐后的起来述说所蒙的洪恩。那时赞美称谢的声音，充满了整个会场！漳州城的教会便有了空前的大复兴！虽然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同昨天所发生的事一样。神实在是可称颂的！

奋兴会过了以后，城中四个礼拜堂的空气完全改变了。本来死气沉沉的光景，现在却充满了新生的气象！多人生活改变，开始有爱主的追求。如果我要一一细说，时间就不够了。单就我们学校的光景来说，就可以清楚看见圣灵奇妙的作为：全校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学生，每早晨都拿着圣经，或单独的亲近主，或几个人在一起读经祷告。许多人开始对付罪，甚至连管厨房的人都感到惊奇！因为厨



房的碗，突然增加了！已往许多学生将碗，碟拿到寝室里去，私下自己使用。现在蒙了光照，知道这是不义！就都拿出来，归还厨房。圣灵到处做工，人人都赞美神！

我这个罪人，就是在那一次奋兴会中蒙恩得救的！因罪得洗净，接受了基督做救主，心中便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平安！那时我想，全世界最喜乐的人，应该就是我了！我在生活上的改变，连我自己都觉得希奇！从来不知道神的生命一进到我里面，就会发生这么奇妙的大改变！主的爱那样新鲜有力的吸引我，叫我甘心乐意将自己奉献给祂。哈利路亚！我已经得救了！我全人都属于祂了。但愿荣耀颂赞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1926年秋天，他再到厦门，预备到内地去开特别聚会。但到了厦门做工的时候，他发现患了很严重的肺病，因此不能再往前去做工。据闻当时的医生说，他今后不能用口，最多只能用笔来传扬主的道。这消息叫听见的人心里非常难过！他离开厦门，就回到上海，在那里主为他预备了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安静的休养。1927年春，他得到主明显的托付，使他里面产生了一个负担，要写属灵人这部书，以应付中国各地信徒的需要，所以他一面养病，一面写这一部书。当他写完这本书之后，在书的末了他这样说：“回想开始着手写本书以来，已经经过了十六个月，在这十六个月中，可说无时不是为着本书负担，自然将神的真理这样传开，并非仇敌所甘心的；因此攻击横来，真有令人应接不暇之势！我感谢神，因为祂的恩典到底扶持了我，直到今天。多少的时候，我想：我实在没有法了再进前了，灵中的压制真是太重，身上的力量又太弱，好像生命的指望都要丧失似的。但是我所属所事奉的神，照祂的应许，因着多人的祷告，使我刚强起来”（1928年6月25日）。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见，他为了受托写这本书，几乎连性命都摆上了。

1928年初，他在上海召集了第一次特别聚会，是在哈同路一间小客厅举行的。有些弟兄姊妹是从福建、浙江、江北好几个地方来的，也有本地的弟兄姊妹一同参加，但人数不多，大约五、六十位左右。每天上午下午都有聚会，每天传两次信息，每次的聚会差不多有三个多钟点，这样一连有四个星期之久。他们所用的椅子是长板凳，没有靠背。参加的弟兄们告诉我，虽然坐的板凳不舒服，又硬又没有靠背，但因着主的同在，三个钟点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一点都不觉得长，身体也不觉得累。在那四周的聚会中，真是满了主的恩典！关于神永远的旨意，和属灵争战的信息，都是在那次聚会中释放出的。末了的一个下午，他们专一的祷告，一面为着所听见的信息感谢神，一面也为着所看见的亮光和负荷的责任，战战兢兢的仰望神。聚会结束，他们各人便带着喜乐和感恩的心情，回到原来的地方。

从江苏北部来的季永同弟兄，和丘日鉴弟兄回到他们的家乡，蒙主大用，许多人因着他们蒙恩而得救，也有许多教友得着重生和复兴，在那一带地方就有好些教会的见证立了起来。

由温州来的几位弟兄，回到鳌江，他们所得的光，是那么清楚，但是要怎么样往前去，却四顾茫然！面对道路的艰难，更令人裹足不前！为此，他们就在一个小房子里有七天的祷告，每一次祷告完了，地上都淌湿了眼泪！主的恩爱，圣灵的能力，充满了他们的心灵。于是他们一对一对的出去做工，随走随传，正如当日主打发门徒两个两个的到各城和各乡去传道一样。短短几年的工夫，那一带地方就有好些聚会兴起来。当我一九四八年前往温州领特别聚会时，在那边已有两百多处聚会了。

倪弟兄在上海的特别聚会结束后，他继续写《属灵人》这部书，迄1928年6月底，才全部脱稿。

在他写完了这部书之后，就病倒了，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躺在病床上。他自己曾这样说：“自从 1926 年以来，我的身体是一天弱过一天，屡次患病，加之身上还有许多责任，不能休息，所以总是每况愈下，自从我写完属灵人之后，我的心力都已用尽，就一病缠绵，直到如今。”

弟兄们在《复兴报》上也发表过他病的消息：“在这期内我们的弟兄竟然是度兵凶战危的生活，当他写《属灵人》时，是如何在撒但齿缝间度日，当属灵人写成之后，撒但是竭其阴府的权势，想把我们的弟兄打到一败涂地，好使《属灵人》的见证归于空虚而后已。这样的战争好像是旷日持久，要使我们唱悲歌的了。但是我们慈爱的父亲，得胜的救主，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时候，领我们的弟兄在升天的地位里，胜过了仇敌猛烈的攻击，我们今天含着欢欣的泪向主感恩，使我们在祂的得胜里，仍然能出这一期的复兴报！”

按我间接所听见的，他那时患的肺病相当严重，给他诊病的德国医生，曾把照他肺部的 X 光片，和另一病人照肺的 X 光片做一比较，二者肺部的病况都是一样的严重，但那另一同病的人却已经死了。这就给他知道，他的肺病也是一样的无望！他当时因没有得到主的话，所以信心无法刚强起来，只好躺在床上，一面休养，一面仰望神的医治。忽有一天，主有三句话临到了他（都是圣经中的话）。可惜后两句我已经忘记了，头一句是这样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来 10:38）。他相信主的话，就勉强从床上爬起来，慢慢的把好几个月没有穿过的外衣穿上，很费力的站起来。那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凡躺在床上一周没有下过地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但他靠着主的恩典竟然站起来了！还不只这样，他下了楼梯，经过一小巷，就来到李渊如姊妹的住处。李小姐看见他，觉得非常惊奇！怎么倪弟兄会站起来呢？怎么他会走到我这里来呢？本来大家为他都极其担心，以为他可能不会活在地上了，如今他竟然站起来，并且又能走路了，这实在是一个神迹！李小姐又惊又喜，请他进去坐下，我们的弟兄就述说主如何向他说话，如何医治了他，主永远是可称颂的！

从那一天起，他的身体就一天过一天的康复，并且长得又高又大，使大家很难相信，他从前是患过肺病而又快死的人！感谢神，祂知道教会的需要，所以叫我们的弟兄起来，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在他身上还有许多奇妙的神迹，可惜我们所知道的太少。

当他病得医治以后，从 1930 年到 1931 年，他大部份的时间都住在上海。上海地教会，因着他话语的供应，在属灵生命上就逐渐增长。他在工作上，注重质的充实，不太注重量的增加，所以聚会的人数并不算很多；但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个个都是结结实实的。他们的爱心，顺服和在主面前的学习，实在可做各地圣徒的榜样。尤其人一进到聚会中间，就觉得主的同在。

在那一段时日，他也致力于文字的工作。复兴报和讲经记录，总是陆续供应在各地的信徒。同时属灵人这部书，在各地也帮助了不少的人。那时所发行的基督徒报，在圣经的亮光上，给弟兄姊妹的影响很大。圣灵借着这些文字在各地做工，有不少的人起来追求属灵的事，好像雨后春笋一般！

1931 年 10 月间，他在上海召集第二次的特别聚会，从各地来参加的约有两百多人，他传的信息就是“更美之约”。这篇信息已经刊印成书，也叫许多人得到了帮助。特会完了，又继续一个月的查经，叫我对于教会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看见了宗派（分门别类）的事，是不合乎圣经的。许多人在那一次聚会中，看见了教会的亮光，他们回到各地，因此又有好些新的聚会被建立起来。

到了 1932 年，又有第三次的特别聚会。这次特别聚会与从前有一点不同，就是从英国、澳洲、美

国来了七位弟兄，他们是属于闭关弟兄会的。因为倪弟兄曾向他们买了许多书，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和希奇。这些书在国外并不是很畅销的，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会买这么多的书呢？因此他们写信来问倪弟兄，这样彼此就有了书信上的交通。当他们知道主在中国也兴起了教会的见证，就派了七位弟兄来访问，同时也邀请倪弟兄到欧洲去看望他们。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当七位弟兄来沪访问教会的时候，倪弟兄在聚会中曾向他们声明，教会只接纳他们七个人，并没有接纳他们背后的团体。因他们七个人都是弟兄，是神所接纳的；凡神所接纳的人，教会不能不接纳；可是他们所代表的团体，教会不能接纳。倪弟兄为着提防在接纳和交通上发生任何难处，故预先有所表示。

1933年，倪弟兄应弟兄们的邀请，前往欧美看望弟兄们。他先到英国，途经加拿大，然后去美国。无论到哪里，都有弟兄们接送。在这一次旅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

头一件事，就是他见到史百克弟兄，并和他有长时间的交通。当他在国内时，曾读了许多史百克弟兄所写的书，他认为在这一个时代，被主使用最能叫他得着供应，就是史百克弟兄。所以他到伦敦之后，常去和史百克交通。我相信那一段时间，他们的交通，必定是非常甜美和喜乐！

第二件事，就是邀请倪弟兄的闭关弟兄会，因为倪弟兄与史百克弟兄交通，他们竟将倪弟兄革除。什么叫做闭关弟兄会呢？他们乃是一班自己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教会，只有他们才是站在教会的立场上，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教会了。所以，凡与他们有交通的人，就不能再和别人交通。如果违反了一件事，就是背叛教会，他们就要把他革除。他们关起门来，只与自己的人有交通，你若没有加入他们的会，你就不能和他们有交通，他们也不愿意和你交通。这就是闭关的弟兄会。倪弟兄既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然是要到他们中间去与他们有交通，并和他们一同擘饼。但那时，倪弟兄在伦敦，也与史弟兄有交通，且在他那里一同擘饼。这件事就与闭关弟兄会发生了难处。他们认为倪弟兄是背叛，并且正式宣布，把他开除了。噫！闭关弟兄会，确是名符其实的闭关！我们的弟兄到这时候，已有两次被革除的经历，而这两次都是为真理的缘故。

倪弟兄从欧美回国之后，1934年的春天，在上海又召开第三次的得胜聚会。那一次的聚会，满有主的同在！每天上午，讲论“神的中心，”或“基督的中心与普及”。下午讲题为“神的得胜者”。信息内容是说到神永远的计画，和教会对于神计画所当负担责任。参加那次聚会的人，都得着丰满的供应。我相信那一次的聚会，在属灵境界确有永远的价值。

有一位同工栾腓力弟兄，因参加第三次得胜聚会，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他就邀请倪弟兄于那一年十月去杭州开第四次的得胜聚会。感谢神，在那一次聚会中，来参加的人数更多，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湖北及东三省等地，都有一些人前去参加。那一次聚会的信息，是讲到神的计画和魔鬼的诡计；同时也讲亚伯拉罕的历史。可惜，那一次聚会，并没有很完满的结束，最后几天，有了一点的打岔，就是受了他结婚之事的影晌。

关于倪弟兄的婚事，前面我已经说过，他曾像亚伯拉罕那样，将张家小姐如同以撒在祭坛上了；但是很奇妙的，他又像亚伯拉罕从祭坛上得回以撒，仿佛是从死中得回的一样。我所说的张家小姐，就是后来已经成为倪师母的张品惠姊妹。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位张小姐竟然蒙恩得救，成为主内的姊妹了！并且在主面前相当有追求的心。由于他们是世交的关系，自然有机会可以见面，因此他们的

婚事又旧事重提。这位张小姐系毕业于燕京大学，对于文学的进修，造诣颇深。在倪弟兄所做的主工上，很有帮助，真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佳偶！

但主为着训练倪弟兄，在这件事上也使他遇见不少的难处，后来甚至满城风雨，叫许多弟兄姊妹都受到影响。这位张小姐有一姑母，从小抚养她长大。她的姑母有意要将她许配给一位世界上有前途的人，就是有名、有钱、有地位的大人物。而我们的弟兄是一位传道人，毫无积蓄，有世人眼中看为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因此，她姑母极力反对这件婚事。那时，这位张小姐已经到了法定的年龄，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婚事，同时她的亲叔，也十分赞同这桩婚事，并且，她的叔叔就是最合法的主婚人。但是我们的弟兄，因想到她姑母抚养的恩情，很不愿意伤她的心，若非得到她的同意，他绝不肯同她的侄女结婚。所以这件事就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是倪弟兄的母亲，眼看着儿子年纪已大，婚事遥遥无期，老人家忍耐不住了，便自己在心中定了主意，要快快完成这一件事。有一天，她老人家问倪弟兄说：“你对张品惠究竟有没有问题？”倪弟兄说：“这当然没有问题。”她说：“那就容易办了。”至于她老人家要怎么办，倪弟兄却一点都不知道。

倪弟兄在杭州领特别聚会的时候，他母亲就在上海安排倪弟兄结婚的事，一面请女方的叔父做主婚人，一面印发结婚请帖，定于10月19日结婚，因那天是她老人家结婚的日子，也盼望她儿子和她一样，在这日子结婚；恰巧那天又是在杭州特别聚会结束的日子。这些安排，她事前一点都没有告诉倪弟兄，当然也没有得到倪弟兄的同意。过了几天，这消息传到杭州，来赴特别聚会的弟兄姊妹，有的赞成，有的却不以为然。有人以为最好不把特别聚会和结婚的事连在一起举行。但倪弟兄却吃了一惊！他深知若不管张家姑母的反对，勉强结婚，一定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因此，他打算特别聚会一完，就立刻逃到别处去，不参加婚礼。但几位年纪大的同工，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好，并有一位同工厉害的劝告他：“你若跑掉，不参加婚礼，对你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想到姊妹（张品惠），在结婚的日子，新郎跑掉了，那是多么丢脸的一件事！”他又警告倪弟兄说：“如果你走掉的话，我们就不与你同工了！”

倪弟兄在同工们竭力劝告之下，他不得不接受环境的安排，就在特会结束会，照着他母亲的意思，举行了婚礼。那时，我也有机会参加，我记得倪弟兄事先毫无准备，他穿了一件长袍，后面还破了一个小洞洞。他讲道时穿的是那一件，结婚的时候还是那一件。婚礼完毕，他们两位就回到了上海。

结婚之后，倪师母的姑母相当生气。有些因真理而反对倪弟兄的人，就利用这个机会耸动这位老姑母，来破坏我们弟兄的名誉，并在上海最大的申报上刊登了反对倪弟兄结婚的启事，又加上许多不准确和不该说的话，目的就是毁谤倪弟兄，破坏他在弟兄姊妹面前的属灵美德，使全国的人都看见这一个人讲了那么多属灵的道，却做了很不属灵的事。同时这样的启事，不只登刊一次，他们不惜花费金钱，一再在报章上登载启事。今天一篇，过几天又登另外的一篇，要从各方面彻底的破坏我们弟兄的名誉。我们的弟兄也是一个人，因着这许多的毁谤，使他在众圣徒面前的名誉，破坏无遗，因而心中难过，觉得没有脸面再见了！所以从那时候起，他就隐藏起来，不再有公开的事奉，并且里面也相当灰心，似乎是抬不起头来了！

感谢主！到了1935年，大约是秋天的时候，他到了烟台，刚好单大夫也在烟台渡假（他是美国人，乃齐鲁医学院有名的教授），倪弟兄就住在单大夫家中。因着主的安排，在单大夫家里遇见了巴姊妹（那时巴姊妹也在单大夫家里做客，）他们有很好的交通。有一次，他们一同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在禱

告中又重新遇见了主！他的灵再一次被刚强起来。过了几天，又有一次一同祷告，倪弟兄在祷告中得着了圣灵浇灌。圣灵的能力降在他的身上，这是他从前所没有经历过的。从此，他在属灵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转机，于是在烟台开了一次特别聚会，在那次聚会中，有许多人蒙了恩典，使烟台的教会得到了很大的复兴。

烟台教会复兴后，这消息立刻就传到上海。上海的教会，因着倪弟兄所受的打击，自然也受到了相当的影响，许多弟兄姊妹灵里下沉，聚会空气死寂。当他们知道了倪弟兄在神面前重新蒙恩，便请他快快回上海来。他到了上海，就有特别聚会，那些住在上海附近的弟兄姊妹都来参加。在那一次聚会中，主的灵又大大做工，那一次的信息是得胜和圣灵浇灌。大意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过两个关，一个是得胜关，一个是能力关。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生命方面，要过一个得胜关；事奉方面，要过一个能力关。感谢神，许多人在这次聚会中，因着圣灵的工作，心中满了喜乐！多人将身体及财物献上，甚至连小孩子也蒙了大恩！圣灵的工作是那么明显，有谁不在主前俯伏敬拜！那时上海教会很喜欢唱这首短歌：

**不再是我，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替我活！  
我已与祂同钉死，脱离罪、己和今世；  
我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而活！**

这首诗主要的是“替”字，因为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替我而活。既然是祂替我活，我自己就不必挣扎用力，只要祂替我活就好了！

在上海特别聚会之后，这风声也传到了福建，许多弟兄姊妹非常渴慕，就写信请倪弟兄到福建去帮助他们。感谢神，我们的弟兄在主的引导下，到了福建。和他同来的有季永同和朱臣两位弟兄，还有汪佩真姊妹等。他们先到厦门，后往泉州，在一个弟兄的大院子里开特别聚会。福建还有许多地方的人前来赴会，连汕头也有人赶来参加。济济一堂，差不多有一百多人。那次的特别聚会。我觉得实在太好了！超过已往在沪杭所举行的几次得胜聚会。感谢神，我再说要感谢神！神恩待了那次的聚会。许多基督徒以为要过得胜的生活，好像是相当难，并且以为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但倪弟兄却给我们看见，得救不难，因为是基督替我们死；照样，得胜也不难，因为是基督替我们活。不是我们能得胜，乃是基督替我们得胜；不是我们能忍耐，乃是基督替我们忍耐。我们只要完全相信，完全交托，祂就负责替我们做。

那一次聚会完了，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1926年我们的弟兄在漳州开奋兴会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了基督钉十字架，祂替我死了；此次我们的弟兄讲完了这信息，我也好像清楚的看见，基督如今在我里面，祂替我活着。感谢主，从前我所认识的，是一位元替我死的救主；现在我所认识的，乃是一位元替我活的基督。不是我活着，乃是祂替我活！哦！若是每一件事都要自己做，那是何等的苦，也是多么的难！但现在知道，每一件事是祂替我做，这样的生活是何等的容易！不是我自己生活，乃是祂替我活！哦！这种生活太轻松了！真是太释放了！何等荣耀的大释放！那一次聚会末了的几天，就讲到圣灵的浇灌，也有好些人进入这经历。聚会完了，大家都心被恩感，向主满了称谢和赞美！

按我所记得，当时我们的弟兄只在烟台，上海和福建三个地方领特别聚会，此后他又暂时停了下来。虽然他没有立刻再到各处去领特别聚会，但那个复兴的水流，却借着三个地方的特别聚会，流遍了全国。各处奉主名的聚会，与我们有交通的聚会，都得着了复兴！感谢神，圣灵的工作是不受时间空间控制的！只要圣灵做工，什么都是容易的；只要圣灵在那里运行，什么难处都容易解决。感谢神！我们的弟兄虽受过撒但多方的攻击，大概有一年多他抬不起头来，好像什么都完了，名誉美德全被破坏了，他也到了心灰意冷的地步，但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使他再爬起来，满了复活的生命和能力。主是何等的丰满，何等的荣耀！祂恩待了祂的仆人，也借着祂的仆人恩待了在中国各地的教会！

泉州特别聚会结束以后，倪弟兄叫我到上海去，好使我有更多的学习。我到了上海，就住在哈同路文德里聚会处的楼上。在那里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和倪弟兄见过面；除了有时和李渊如姊妹交通外，平常就安静孤单的住在那里。起头实在有一点受不住那样的冷落，但相信弟兄的安排总是好的，神的带领也不会错，因此就学习忍耐等候。到如今才知道那是最难得的机会，可惜我没有好好的利用那次的机会！

后来有弟兄告诉我，凡是到文德里要接受倪弟兄帮助的人，他总是先让他安静一段时间，因许多人经不起那种安静的考验，就一一的离开了。我到了上海不久，也有一位弟兄从福州来，是宋尚节博士布道团的团长。他是慕名前来，要得倪弟兄帮助的。倪弟兄安排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间。他一住下来，就立刻要找倪弟兄谈话，但倪弟兄当时没有时间和他见面，因此他心中甚为不满，同时又没有给他机会做工；他受不住这样的冷落，只住了不多几日，就回福州去了。

感谢神，当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日子之后，与倪弟兄见面的机会就渐渐多起来，约有九个月的时间，和他常有交通。因此对属灵的事有了更多的认识，并且对倪弟兄和上海聚会的情形，知道的也比从前增加了。那实在是一段难以忘怀而又蒙福的日子！

上海教会复兴以后，人数逐渐增加；在哈同路方德里聚会的地方，因为窄小不敷应用；每次聚会时，不只会所里面坐满了人，甚至连弄堂里也坐满了人。到了冬天，坐在弄堂的人，在寒冷的空气中听道，实在难以忍受。因此急需预备一个较大的会所。当时有一位做护士的姊妹，受圣灵的感动，将她一生积蓄的八千多元，全部奉献作为购买会所用。那时的八千多元，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又有一位老姊妹愿意将她居住的房屋，连同地皮，一半奉献，一半出让给教会，价钱是三万二千元。虽然只是一半的价钱，但要凑足三万二千元，却非容易！那时倪弟兄觉得应当买下为着建会所用；并约定日期交款。因此，全体弟兄姊妹为这事迫切祷告，许多人将所有的点滴摆上，正如寡妇献上养生的两个小钱一样。感谢神，祂是耶和華以勒！到了时候，这笔巨款就全部付清了！祂诚然是不误事的神！这是1936年的春天的事。

当款已付清，买地契约也都办妥之后，那位老姊妹因受别人的耸动而后悔了，认为那块地卖得太便宜，所以故意留难，节外生枝。最后她更要求教会于会所落成时，必须挂起她的巨像来，作为长久的纪念。那时倪弟兄不肯答应，因为这是违反属灵原则的。而这位老姊妹竟不顾一切，到法院去控告我们的弟兄。当然，按法律来说，她是无法胜诉的，可是倪弟兄想到这位老姊妹那一半的奉献，既非出于甘心，神必不悦纳；若与她争竞，恐将失去主的祝福。于是决意把这块地和房屋退还给她。那位老姊妹也将价款退还给教会。但教会为着购地以及办理各种事情的手续费，白白损失了千余元。倪弟兄

因着主的缘故，宁肯退让，不与人竞，在这事上的表现，他实在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那年秋天，倪弟兄为着上海教会属灵的需要，心里非常迫切。于是请俞成华弟兄由长沙迁来上海居住，一面带着医生的职业，一面在教会中服事。因此带进了丰富的祝福。俞医生那分属灵的职业，供应了许多神的儿女。上海教会以后在属灵生命上，能有那样稳固的根基，俞弟兄那一分的服事，实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到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亦随之而起。在战事未爆发前，倪弟兄早就有想到英国去，和史百克弟兄有更深切的交通，盼望能得到更多属灵的帮助。他既然如此渴慕，就于六月间离沪，经香港到新加坡，而后兼程赴英。不料战事日益剧烈，战火也蔓延到了上海。当时教会有好些事情亟待处理，于是他由新返沪。直到1938年，他才出国赴英，住在史百克弟兄那里。他认为在地上活着的圣徒，只有史百克弟兄能给他更多的帮助。那时他已经相当被神使用，对于主的认识也达到了相当深的地步，但他里面还是那样饥渴的盼望得到属灵的供应，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史百克弟兄虽然在聚会和事奉方面，有好些地方与倪弟兄的看法不同，但倪弟兄并不因这些事而不接受他的帮助，这说出他属灵的伟大。当倪弟兄在英国的那一段日子，也带给在英国的弟兄姊妹们许多的供应。以后他又到欧洲一些地方去，一面寻求交通，一面尽他从主所领受的职事。他在丹麦首都那一次特别聚会中，所传的信息非常好，已经由巴姊妹和金弟兄记录下来，且由金弟兄把它汇编成书，命名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最初只有英文本，以后翻成中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现在成了基督徒中间很有名的一本书。在欧美各国，凡有心追求主的人，差不多都读过此书。主也借着这本书帮助了许多弟兄姊妹。他本人以后虽为主被囚于国内，但主藉他所传的话，却永不能被囚禁。正像保罗所经历的，他虽然被捆绑，可是神借着他所传的道，却不被捆绑；反而传扬到世界各地。倪弟兄在英国约有一年之久，于1939年7月，才返国回到上海。

他回国后，即自7月30日起，在上海召集特别聚会。那时战火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所以只有几个地区的人能够前来参加。那次的聚会我也赶上了。他所传的信息，主要的是说到基督的奥秘，就是基督的身体。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许多人都有此知识，但真正在启示中看见的，是何其少！那次，他很着重地说：“对于基督的身体，必须有一次基本的经历，基本的看见。看见了，就一切都不同了。”但如何才能看见基督的身体呢？他又着重地说：“十字架工作的终点，就是叫人看见身体；十字架工作的结局，就是将人带进身体里。”这信息一共讲了十一次，许多话都是从前未曾听见过的，叫多人蒙了新的恩典！

在中日战争以前，倪弟兄曾在上海近郊的真如，预备了几间房子，拟接待同工们，为着给同工们一些更深的带领。想不到战事一爆发，那些房子还没有使用过，就已尽毁于炮火之下！因此他从英国回来后，就立刻在法租界租了一所房子，为着造就同工们而用。那次特别聚会后，就有一些同工留下来。到了1940年，又有一些同工陆续从各地前来接受带领。他们同在一起，除了每周有聚集外，还有好几次谈话聚会。在谈话交通中，许多人属灵的难题都得着了解决。他劳苦服事，巴不得在主里将同工们都带到更深的地步，好叫教会得着丰富的供应。

他不只在属灵方面造就同工们，并且他也非常关心同工们生活的需要。初时曾有几位同工，因营养不足患病离开了世界，留下孤儿寡妇需要照顾；同时在各地还有不少同工，都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

他既同做仆人，怎能漠不关心？那时在全国有二百多位同工，虽然是主负他们各人的责任，但他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心，却因着这些事成了一个负担！并且许多该开展的工作，也都受了经济上的限制。为此他就盼望能像保罗一样，亲手做工，一面供给自己和同工们的需要，另一面也期使工作得以开展，盼望这些问题都能得着解决。

他的胞弟怀祖弟兄，对主也相当热心。他是一个化学师，曾在澳门开了一间小药厂。该厂出品的几种药，颇受医生们欢迎，药的效力可以和舶来品媲美。可惜他不善经营，以致业务没有多少开展。倪弟兄的父母很盼望倪弟兄能够帮助他的弟弟从事经营。当时倪弟兄也有一个心意，以为帮助弟弟经营药厂，或许是主为他预备的一条路，使同工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需要，都可得以解决。于是他接受了这一个经营的责任。

按倪弟兄有这样的存心是对的，他经营这个事业一点都不是为着自己，完全是为着同工们和工作上的需要，也可以说是为着主的需要而做的。他确实要效法保罗的榜样“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林前 20:24），并要“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林前 9:18）

他有这样的心志原是好的，但保罗当年所带的职业，是简单的手工艺，而今天他所经营的事业，却是一个大的企业。若要把这样的一个事业经营得好，就非摆上全力不可！因此，亲近主和服事弟兄姊妹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了！这可能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他所接办的那间药厂，以后成了全国闻名的生化大药厂。头一年他请了一位弟兄在厂里负相当重要的责任，后来这位弟兄却很厉害的反对倪弟兄。这位弟兄亲口对我说，该厂第一年的利润，差不多都是为着同工们和主的工作而使用。到了第二年，由于业务的扩展，责任的繁重，人事的复杂，许多弊病也随之而生。有一班弟兄姊妹因着利害的关系，很不满意倪弟兄。我也相信他处理生化药厂的事，很难面面俱到。在一个规模这么庞大的药厂里，要做得十全十美，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几年，我在南洋，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教会发生了很大的难处。

一位与他最亲密的同工李渊如姊妹，也因着生化药厂的问题不满意，以致于灰心，后来她离开上海到苏州去，两个人有好几年的时间没有见面。还有许多过去敬重他的人，也因着生化药厂的事，先后离开了他。当然有的事可能是出于误会，但有的事我们承认倪弟兄自也有不完全的地方。那时有人毁谤生化药厂为“生活”药厂。因由药厂产生批评论断的话语实在太多了！后来严重到一个地步，连我们弟兄话语的职事，也不能不停了下来。

他在上海停止讲道，已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弟兄姊妹一面失去话语的供应，另一面又听见了许多不能得造就的话，是非的话，以致聚会非常沉闷，当时负责的弟兄们只好决定将聚会暂时停了下来。那实在是一段相当黑暗的日子！多人灵里受压，心中极其难过！清心爱主的人，只得流泪、忧伤、哀痛、祷告！

感谢神，我们的弟兄虽然有他错误的地方，也遭受了许多误会、毁谤、攻击和弃绝；但他没有因此而改变那纯一为着主的初衷，爱主的心也没有稍减，仍然向着标竿直前。当他经营赚到一些钱的时候，他就回到福州，在鼓领山上买了许多的房子。这些房子原来是西教士避暑的地方，现在他们不想到那里去避暑了，所以都要出让。他把这些房子买下来，预备将来让同工们可以到那里去受造就。买了以后他以为这些房子还不够用，所以他又回到药厂里去，继续工作，以后又增添了一些房子。胜利后第



一期的训练聚会，也是使用他为主经营所赚的钱。他不是为着自己去赚钱，乃是将所赚的钱都用在主的工作上，这些事后来许多人都能为他作见证。

感谢神，我们的弟兄虽然遭受误会和被弃，甚至有时他向弟兄打招呼，弟兄都不理睬他！反对他的人都以为说：“倪柝声完了！”但他在主面前却学习了更深的功课，接受了更厉害的破碎与剥夺。十字架将他的己对付得更彻底！他忍辱负重，不为自己表白。这一切的遭遇，反而成了他最大的益处。多年的缄默，使他里面属灵的积蓄更加丰富。一旦站起来再尽属灵的职事时，就好像水闸顿开，丰盛的生命从他里面犹如洪流般的涌流出来！满了冲击的能力，听见的人无不倒下！工作的果效远超过从前所有的。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弟兄所仰望的主，真有无止息的怜悯，和说不尽的恩赐！

那些日子虽然阴翳黑暗，但不久就带来光明灿烂的恢复！到了 1948 年，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自从倪弟兄隐藏，停止了话语的供应，最受影响的就是上海教会了；当然其他各地的教会，也都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许多人都盼望倪弟兄再出来尽他的职事。那时他在鼓岭正为接待同工们预备房屋，有一些同工们从福州城来，也有一些同工们从远处而来，到倪弟兄那里，催促他再出来尽属灵的职事。倪弟兄在大家迫切要求之下，就答应先与少数人有交通。第一次的交通，约有二十余位兄姊参加，当他释放话语的时候，满有圣灵的能力，在座的人都不禁受感落泪！

倪弟兄再起来说话，这一个消息传出之后，就有更多的人要求参加。后来在福州的教会，也请他带领特别聚会。那时各地教会的事奉，大多数由工人们负责，他们各据一方，恩赐不能流通，圣灵也不得自由。因此倪弟兄那次在聚会中讲“交出来”的信息：

第一、工人本身要交出来，在教会中接受配搭，在工厂中接受调动。

第二、要将工作交出来，不可将神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

第三、信徒要将财物交出来，如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一样。因着他的话带着权柄和能力，多人都接受并顺服，因此福州教会大得复兴，在新的安排和带领下，气象焕然一新，信徒迫切向着主的心，真是叫人满心敬拜神！

当这风声传到了上海，那里的教会也急切的盼望倪弟兄去供应和带领。在上海的聚会虽停止了一段时间，但倪弟兄未到上海之前，聚会就已经恢复了。倪弟兄在上海第一次在公开聚会中讲话，那实在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因他不只多年未参加那里的聚会，并且那里还有许多误会，甚至攻击他的人。很自然的，聚会的空气一开始就非常严肃。他在会中这样说：“他好像一个寡妇，养了一班儿女，因儿女太多，不得已再改嫁，希望养活这些儿女。想不到，当她改嫁之后，儿女们都弃绝她。”说到这里，声泪俱下！因着弟兄说话满了膏油，聚会的空气就完全改变了。许多人摸着了生命，所有的误会，不用解释便过去了！多少心里有问题的同工，因着碰着圣灵，他们彼此认罪，互相赦免；所有的间隔，难处和不同的意见，顷刻之间，好像烟消云散，都荡然无存了！大家一心一意的为着主，为着福音，为着教会，并为着神的计画而努力。同时各人也将自己及财物，都无保留的交出来。这一次的交出来，范围更大，也更彻底。

上海的工作告一段落，倪弟兄就回到福州，按照他所受的托付，也是他多年灵里的负担，在鼓岭山上进行造就同工们的事。鼓岭是一避暑胜地，倪弟兄在那里买了十几座洋房，也买下许多田地，预备为扩展主的工作而用。他打算在鼓岭，每年至少有一次为期四个月的训练；并开办疗养院，设立学校，

好让同工们的子弟可以在那里受教育。他为神的教会和工作，深思远虑，实在将他的一切都摆上去了。

第一期训练，从各地来接受带领和造就的同工们，约有七十人左右。自六月初起，到九月底止，有四个月之久，凡与各人有益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参加那一次聚会的人，真是有福！在这一期的训练中，每周约有四天或五天的聚集。每天上午第一堂，传讲最重要的信息，第二堂则每个人轮流著作见证，见证完后，按各人的情形加以评语，一面将各人的难处指出来，另一面也将蒙恩的路摆在各人面前，叫各人得着非常实际的帮助。晚上是讲“初信造就”，后来福音书房出版的《初信造就》五十二题，就是当年的讲道记录。

那四个月的带领，摸着人心最厉害的，就是上午第一堂的聚会！他所释放的亮光是过去闻所未闻，话语的能力有如利刃扎入心坎！听完信息祷告时，有多人流泪痛哭！有好几次他讲完了道，全堂几乎都仆倒哀痛着祷告，其情形宛如五旬节的再临，圣灵同在的明显，真像大风吹过能感觉得到一般！参加那次训练的人，实在是太蒙恩了！

我好像瘸了腿的米非波设，竟然得以参加大卫王所摆设丰富的筵席。因为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我就放下事奉去经营一间炼奶厂，如同彼得又打鱼去了！约有五年之久，爱心冷淡，信心软弱，生活失败。直到1947年，因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便于1948年元旦，才决心起来再事奉主。虽然我有了一个转机，但那时属灵的光景，正像肺病到了第三期，非经长期休养，不能恢复！以后听见上海教会大复兴，倪弟兄再出来尽属灵的职事，为此决定和内子由泰国经汕头来到福州，恰好赶上第一期的训练。哦，主是何等恩待了我呢！当我初到鼓岭山上时，看看每一个人属灵的情形，都是比我强得很多！我开头参加两次聚会，倪弟兄都是讲到以弗所第一章复活的信息。主立刻就给我看见：“不是养病，乃是复活！”并且那一个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里头了！我相信这话，我感谢主，很希奇，属灵情形就如从死里复活，立刻有了大的改变！我继续参加聚会，主实在逾格的恩待了我。那四个月，成为我一生最蒙福的日子，也是我流泪最多的日子；我所得到的造就和供应，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

我们在鼓岭山上的生活，除了参加训练聚会外，其他时间都是各人单独的亲近主，有的人在家里安静，有的人就在树下或草地上，专心读经，祷告或唱诗。有一天，我在树下寻求主的时候，主叫我遇见了祂。我从前真像约伯一样，乃是风闻有祂，到了那一天，我才亲眼看见祂！倪弟兄很注重个人亲近神，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和光照，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他所说的是何等重要！并知道他的带领是何等正确！

第一期训练圆满结束，多人带着丰盛的恩典回到原在地，好些地方的教会得到了新的供应，正如春天一样，出现着欣欣向荣的景象。主是永远可赞美的！鼓岭训练这样的蒙福，因此多人都渴望着能参加第二期的训练。倪弟兄感到主来的日子已近，教会的需要这么迫切，福音也应该抢出机会来竭力传开，所以就决定于一九四九年春，在鼓岭召集第二期的训练，参加人数比第一期略为增加，约有一百位左右。

第二期的训练开始，内战就更加剧烈了，江南及上海的局势均告紧急，各地人心慌慌不定。他们在山上只有两周，治安就发生了问题。那时倪弟兄灵里感觉要立刻离开山上，果然在他离开不久，就有三个很凶恶的人来找他，如果不是抢劫，可能就是绑架了。感谢神，祂已带领我们的弟兄脱离了恶者的手！因此全体弟兄姊妹也都离开鼓岭迁到市区去。倪弟兄在鼓岭所预备造就同工的地方，还不到两期就废弃了。

他们从山上下来，就住在福州海关巷十四号。这是倪弟兄向他亲戚买下来的一间大公馆，里面有广大的花园，古老的洋房，和新建的宿舍，足够容纳百余人居住。当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情都相当紧张，有的想离开，有的想留下，又有一位年长的同工主张遣散。众人议论纷纷，茫然不知所从！倪弟兄身负重责，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因此就在客厅里，一面踱来踱去的仰望神，一面也迫切的寻求主的引领。约有两天之久，他的心终于安定下来，明白了主的意思，还是要照着当初所得的引导，继续在海关巷做第二期的训练，直到完毕为止。他也深深的相信，第二期训练未完，福州城内一定不会有事。主是信实的，祂的引导不会错。战事只到福州边界就停滞不前，直到第二期训练完满结束后，福州才告失守。

1949年8月，就是第二期训练末了一段时间，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有事要我去福州交通，因此有十天左右参加那次的训练。我看见他们的光景，真像世外乐园一般，四围虽然凶险，但他们却在那里专心追求属天的事，有如置身世界最太平的境域。每晚聚会后，倪弟兄，俞成华弟兄和汪佩真姊妹，常在树下谈话，我也得以在他们中间，听见许多宝贵的话语。在谈话之中，倪弟兄常常说：“我们实在喜乐！”哦，他处于危难的环境中，仍然在主里面有喜乐，这是何等大的蒙恩！

有一次，汪姊妹告诉我，在最紧急的时期，曾有一位弟兄因着这样的环境，非常惧怕，不只他自己紧张，也影响了其他弟兄姊妹的情绪。所以我们只好快快的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把他送走了！免得他在这里动摇别人的信心。至于倪弟兄，他的心境却很安定，没有一点的惧怕。因此，我想起圣经中一句话：“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的弟兄，他的爱心和信心，实在比别人高过一头。

第二期训练结束后，来参加的弟兄姊妹先后离开，倪弟兄也来到香港。神的带领及管理，是何等奇妙！他到了香港，看见香港教会的光景，觉得这一个地方，将来可能成为主见证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必须加强这里的教会和工作。为此，他就写信给我，要我离开厦门来到香港。那封信好像是一道命令，也没有征求我的意思。同时一连好几次打电报催我从速来港！我接到他的信，心中也非常清楚，觉得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立刻应命而来。

倪弟兄到了香港不久，华南各地都先后易手。他因关心国内各教会，又独自回到上海，在那里逗留一个多月。按他观察的结果，以为国内还有几年时间可以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他就将最后的一笔款购买了一间印刷厂，起名为“以琳印刷所”，俾便文字工作而用。同时又开办了一间翠华染料厂，希望让许多弟兄姊妹有正当的工作，可以适应新的环境，而带着职业事奉主。哦！他一切所想的都是为着主，也是为着教会。他全心全力为着主，只有主耶稣才知道。他所有的安排，也都证明他决心要留在国内，与众圣徒同甘苦，共患难。但由于香港还有一些事务必须料理，不久他又赶回香港。

当他抵港之日，我很希奇他的头发留得那么长！问他，才知道是因为太忙，没有时间去理发。哦，我们的弟兄为教会忙到一个地步，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他实在像保罗一样，比众使徒格外劳苦，甚至连性命都置之度外了。

倪弟兄在香港几个月之久，从来没有对众圣徒公开讲过道。迨至1950年1月初，他才蒙主引导，觉得应该召开一次特别聚会。遂于九龙佐敦道七号二楼，即原来聚会的地方，开始有特别聚会。除主日外，每晚讲一次，连续有一个月之久。因着膏油在他身上，话语满有能力，许多人得以复兴，重新

奉献给神，并将自己交出来，愿在教会中一同配搭事奉主。

在这里的聚会，圣灵明显的有了一个新的起头，弟兄姊妹们也都热切的事奉主，因此倪弟兄就正式安排了五位长老和十几位男女执事。同时由于原来聚会的地方太小，他好像下命令一样，指定三位弟兄负起责任来，在最短期间内选择一合适场地建筑一幢可容千人的会所。于是在九龙尖沙咀天文台道寻得一块地，因着众兄姊同心祷告并为主摆上，翌年（1951年）春，新会所就落成了。过不多年日，弟兄姊妹的人数，遂由原有的三百多人，增至三千多人。香港教会那几年蒙恩的情形，就是起始于主借着倪弟兄带领的那一次特别聚会。虽然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追念往日所蒙的恩，仍要赞美我们的主！

特别聚会过后，我们的弟兄就要回到国内。那时有好几位弟兄切切劝他不要回去！因为进去由得他，出来就由不得他了。若是回去，将来必定后悔！何况海外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做工呢？但我们的弟兄为着在国内的众教会，和凡留在大陆上求告主名的人，负担沉重，所以他一定要回去。我们怎样劝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定规。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在他住的地方，又劝他不要回去，因回去之后，必定会遇见许多危难，以后如果要出来，就不那样容易了！我劝他到一个地步，他就答应我说：“让我打一个电报到英国去，问史百克弟兄，因他是我属灵的权柄，我要听他的话。”我说：“好！”我真欢喜。但事后，我不敢问他到底有没有打电报到英国去问史百克弟兄。我认为这样的问，是没有礼貌的。在英国的史百克有没有回电，我也不知道。

过了两天，我们的弟兄就决定离开香港。当他离开这里的时候，给我很深的印象，感到他真像当日保罗上耶路撒冷去一样。保罗上耶路撒冷之前，明明知道有捆锁和患难在那里等着他，那时虽有多人流泪劝他，但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叫我心碎呢？为着主耶稣的名，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我们的弟兄回国内去，实在也有这样的态度和心志。他离开的时候，不许人送他，除了两三位帮助他的弟兄外，没有任何弟兄姊妹送他。他就是这样孤孤单单的离开了香港。谁知道那一次的离开，竟成为人间最长久的离别！

他回到上海约有一两年之久，殷勤工作，实在看见主丰盛的祝福，全国各地教会都受了他见证的影响。当教会最兴盛的时期，聚会的地方差不多有一千多处，弟兄姊妹约有九万多人。除了天主教，在基督教里，人数最多的，就是基督徒聚会处了。而这九万多人，差不多都是清楚蒙恩得救，为着主站住的。感谢神，当我们的弟兄被革除离开福州的时候，虽然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出去，但后来主所赐给他的，确实超过了千百倍！哦，主说“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的弟兄就是在这原则下，经历了神话语的真实！

旋于1952年，倪弟兄前往东北的沈阳领会，不料在旅途中被捕，从此失去了联系，不知被囚禁在什么地方。那时各地都展开了控诉大会，几年后才提出公审，许多罪状都加在他的身上，并判入狱十五年。到了1955年，全国的同工和有心事奉主的兄姊们，都相继被捕，全国基督徒的聚会一律停上。神所许可临到祂仆人身上的，谁也不能拦阻或改变，我们只有顺服而已。

他在监牢为主被囚，只有倪师母可以去看他。他早年已患心脏病，但主却一直扶持了他。许多人都等候盼望他被囚期满后，便可以得着释放。但事实却非如此，因他向着主的忠诚，十五年期满后，仍未得着自由。前年（1971年，）倪师母先他去世。可能这件事给他很大的打击，叫他在患难中失去了同

伴的照顾，更感觉孤单了，连到监里去看他的人都没有了！他虽在极大的试炼中，却靠着主的恩典，仍然满有喜乐！从他写给亲友最后的书信中，便可窥见其梗概。摘录其中一段于后，以期共勉：

“我身体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发病就很难过；就是不发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发不发之分，没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晒一点太阳，可以改变一点皮肤的颜色，但不能改变病。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祝你好。”

在这些话中，我觉得很宝贵的是后面的几句话：“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他维持自己喜乐，也盼望别人心中充满喜乐。这一封信，很有腓立比书的味道。保罗在捆锁之中，写信给在腓立比的教会，他说：“我若被浇灌在其上，也是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他一直盼望众圣徒都在主里面喜乐！

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在那样的环境中，还能维持自己的喜乐。这不是容易的事，他必是因主而喜乐，只有主才能成为他的喜乐。除了主之外，还有什么能叫他喜乐的呢？

弟兄姊妹，我们在海外，有什么苦难，有什么十字架，比我们弟兄所遭受的更重呢？我们应该在主里常常喜乐！过了不久，我们就看到一封信，惊悉他已经于主后 1972 年 6 月 1 日离开了世界！他怎样离开世界，我们不知道，信中只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忠心至死！”感谢神，我们的弟兄实在有一个心愿，要忠心至死！主也成全了他的心愿，他实在是忠心至死，安然见主了！

弟兄姊妹，我盼望神的儿女们都跟随这一个脚踪，这是羔羊的脚踪，也是羊群该有的脚踪——忠心至死，便进入了更美的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全然可爱的主！祂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又为我们复活！我们的弟兄，也因着主的大爱，爱主到一个地步，忠心至死！盼望我们读了他的历史，我们也要诚实爱主，忠心跟随主！哦，不是你做工有多少，乃是你忠心有多少；不是你事奉的年日有多少，乃是你爱主有多少！

我们的弟兄因着主的恩典，遵行了神的旨意，服事了这一世代的人。无论本国外国，都有许多人从他得着了属灵的帮助。现在他跟从主已经走完了他的路程，在主里睡了。我们深信他安息，乃是等候那更美的复活！那日他必起来，得他的赏赐和福分。

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正在开始走这条路，或者有些人已走了一半，或者有人快将到达终点了！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能专心跟从祂，一直忠心到底！在这一个时代里，为着主忠心到底的人，实在不多见。愿主怜悯我们，兴起我们来为着祂，并尽忠于祂，让祂有所满足！阿们。

## 02 我对倪柝声弟兄的认识

我记得我得救以后，那一次倪弟兄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将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送给我们，他也将这节圣经送给许多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也把倪弟兄送给我的这节圣经转送给你们。现在我要讲

我对倪柝声弟兄的认识。

我是他用福音生的，并且一生从他得到了许多的帮助。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给我的帮助超过他，他所给我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很乐意述说我对于他的认识。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不只要从大的事上去看他，也要从小的事上去留意他。他在工作上的成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着我再提起。我所注意的，乃是他在一些事上所给我的印象，我可以简单的提一提。

他虽然比我大四岁，并不是大很多，但我每一次到他面前，我总觉得我很小，好像一个小孩子，而他却像一个大人，什么都比我高，比我大。小孩子摆在一个大人面前，很自然的就显得小了。有的时候我在他面前，讲我所看见的一点小亮光，很奇妙的，如果我错了，他只要说一句话，不用多说，我就看见全盘都错了。无论对属灵的认识，圣经的亮光，属灵的经历，以及世界任何的知识，他都比我更高大。有一次我同张光荣弟兄坐在他家里，张老弟兄就说：“我们很喜欢在你面前坐一坐，因为每次到你这里，总使我们在属灵或属世的认识上，都能增加不少。”他实在是一个丰富的人。

他得救之后，就非常饥渴的追求主，那一种的饥渴，可以说是少有的。无论在属灵的启示，或圣经的知识，和事奉的学习上，他都很迫切的追求。只要对他属灵生命有益的，他总是想办法去得着。他常到和受恩教士那里，在她面前受教；因为和教士实在能帮助他，特别是对于一个渴慕主的人，更有益处。他自己说，他在和教士面前常受责备。他和一同事奉主的弟兄们，许多时候看法不一样，有时甚至会争执起来，事后他就到和教士那里去，看看到底是谁对。但结果，我们的弟兄总是受责备。虽然如此，他还是喜欢到她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和教士实在能带给他属灵的帮助。他渴慕认识主的心，就是那么迫切！

他也是相当殷勤的一个人。倪师母说过一句话，倪弟兄在时间上，连五分钟也没有随便浪费过。他实在是殷勤，他做工的时候是拼命的！这二集的诗歌，是经他看过并且也略略修改过的。那时，他住在钻石山，在将要离开香港的那一天晚上，他整夜没有睡觉，为着赶完这一件工作。有一次我问他：“你身体好不好？”他说：“我没有工夫生病！”他忙到一个地步，连生病的工夫都没有。为着主，能攻克己身，叫有病的身体好像没有病的一样。他的身体虽是那么软弱，帐棚的绳栓时常动摇，主还能借着 he 做了那么多，那么大的工，这都是因为他全心爱主，不顾自己，而殷勤为着主的缘故。所以年青人要在事奉上有成就，必需殷勤。我们的弟兄留下了殷勤的榜样，我们都该效法他。

他对于神旨意的态度，就是绝对顺服。我不是说他完全顺服了神的旨意，也不是说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神的旨意，但是他的存心，就是要在凡事上绝对顺服神的旨意。他曾说过一句话：“顺服神的旨意是我们的责任，顺服以后所有的后果，那是神负的责任。”他为着顺服神的旨意，实在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因此，他受了许多苦。在这件事上，他也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有一次，他告诉我说，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只要是神的旨意，他是顺服得来的。他不仅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也实在是顺服了。只要是神的旨意，无论是多大的工作，他都可以放下；无论是多大的利益，他都可以舍弃。许多有前途，可以得着好处的事，因着神的旨意，他都摆在一边。他实在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

倪弟兄出去做工的时候，都是凭信心倚靠主。他没有领过固定的薪金，也从来没有向人表示过自己的缺乏，他信神会供给他一切的需用。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缺乏过，他也常常经过试验，受过许多的苦。有一次，他在上海，据说大概有三天没有吃东西，因为没有钱，后来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几个铜元，

他就拿着那几个铜元出去，为要买一个烧饼，或者油条来吃。不料走到马路旁边，因体力支持不住，好像昏过去，倒下来了！但一下子他又爬不起来，靠在那道墙边，不愿给人看见，刚好有一位弟兄从那里经过，问他说，有什么事情？为什么倒下去呢？他连连说，没有事情！没有事情！他不愿意表示自己的缺乏，他实在是一个肯吃苦的人。他毕生为主所受的苦，可以说超过我们中间任何一人所受的苦！我们无论哪一位都赶不上他。因为他受苦最多且最深，所以也最有属灵的东西可以给人！

他对于钱财很小心，他常常说：“惧怕钱财，好像惧怕地狱的火一样！”他说，奉献的钱，经过他手的，是相当的多。托给他用或托给他分配的，为数也不少。但他常是这一双手接过来，那一双手就送出去了。有时甚至没有一点剩下，两手常是空空的。他经营生化药厂也赚了一些钱，但都是为着主而用的。汪小姐最后经过香港的时候，那时国内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弟兄为着文字的工作，买了一所印刷厂，汪小姐告诉我说，这是他最后的一笔款子。为着主的工作，他什么都肯摆上去。还有其他许多的事，他怎样为主摆上，真是不胜枚举！

他也是一个不求名的人，除非为着责任的关系，在文字上才写他的笔名。只要能避免的，他都尽力避免；只要能隐藏的，他总是尽量隐藏的。他不愿意出名，虽然他不愿意给人知道，但却是人所共知的。有一次，我在杭州参加特别聚会，他在同工聚会中说：“我实在羞辱你们，因为许多公会的人，都说你们是倪柝声派。这倪柝声三个字，加在你们身上。”他立刻就转了一个口气，并且很厉害地说：“倪柝声这个名字，是可咒诅的！”他恨恶自己的名字。我们有主耶稣的名字就够了！一个人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在世界上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在属灵的境界里，这样的人也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的弟兄在他房间桌子的旁边，听说写了几个字：“大丈夫不求人怜！”他实在是不愿意得到人的怜恤。当然，在神的面前，他需要神的怜悯！但他不愿意得着人的怜恤，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不愿意得着人的小帮助。他在佐敦道领聚会的时候，聚会一完，很少与人打招呼，或者和人联络感情，一下子，他就走了。有一位姊妹，备有汽车天天在门口等着，要送倪弟兄回钻石山去，我们的弟兄也知道这件事。如果是别人的话，恐怕每天都很高兴的坐她的车子回去。但他不是这样，一散会，就立刻自己走了。有时这位姊妹出去追赶，再三的勉强他，才肯坐她的车。其实，他喜欢乘坐巴士或的士回去。在这些小的恩惠上，他不愿意占人的便宜。他也不愿意巴结那些有钱的人。有一次他从香港搭船到上海，同船的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老姊妹，这位老姊妹相当有钱，也很乐意帮助同工们。倪弟兄告诉我说：“虽然我知道她与我同船，按理我应当去看她，但是因为 she 有钱，许多做工的人都上她的门，我就不愿意去看她，免得有一个印象，以为事奉主的人都是这样。”

他出门的时候，不喜欢人接送，常常是一个人。他觉得，神的仆人应该是卑微的，不要受从人来的荣耀。有一次我在上海，他要出门去开封领特别聚会，还是江守道弟兄先告诉他，我们几个人要送他上火车，他才肯答应。那是先得到他的许可，不然他不喜欢人去送他。这是神仆人的风度，也是站在仆人地位上该有的情形。

他常遭受毁谤，被人误会。有一次我在上海，听见好些弟兄姊妹议论他的事情，都是说他不对。我听见了也认为是不对的，以为我们的弟兄不应该这样。但大家都在背后说，不敢去当面告诉他。在那时候，我很遵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教训，知道弟兄错了，就要趁着他一人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当面指出他的错来。我这个愚昧的人就到他家去了，当面指着他的错说，许多人都说你如此如此。等我讲

完了，他很简单地解说几句。始知事情与人所毁谤的话完全相反！那时我又怪他，既是这样，你为什么不说呢？我带着责备的口气来问他，为什么你不解释一下呢？他很严肃的对我说：“我如果去解释的话，我就没有十字架了！”我一听见这句话，好像有一个大光忽然把我照了一下，我就满面羞惭的回去了！我以为要去帮助他，结果反而得了他的帮助。

他不只在背后被人毁谤，误会和批评，有时也被人当面责骂。他有一次在北平，一位弟兄就当面对付他，差不多有三个钟头之久，一直的责骂他。但我们的弟兄没有分辩，也没有辩论，连一句话都不说，只是点点头，有时候笑一笑。在座的有另外一位弟兄，就是徐仲洁弟兄，他看见我们弟兄的态度，三个钟头受责骂，一点都没有还口，非常受感动。本来徐仲洁弟兄也是赞成那一位弟兄的，但从那一天起，他就转过来与倪弟兄同工了。这样的事情，不只有一次，可说是常常有的。我们的弟兄不为自己讲理，不为自己申辩，不为自己说话，不为自己表白，默默的接受别人的苦待，实在表现了羔羊的灵。

他对人充满了爱，并且常凭爱心说诚实的话。有时他住在弟兄的家里，弟兄好好的接待他，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常喜欢留下一封信，这封信不是满心感激的话，乃是将你属灵方面最缺乏的地方告诉你。这样常会引起人的反感！认为我这样好意的接待你，你反而写一封信指责我。里头实在不舒服。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弟兄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如果肯接受的话，那确实对他们有很大的益处！有一段时间，我在汕头做主的工，倪弟兄在我家里住了三天，我也尽情的接待他。但临别的时候，他同样的给我一封信，开头我很喜欢，以为他送我什么东西，或者说些什么好听的话。可是我拆开一看，其中写了五条，这五条话把我的丑相都完完全全的说出来了，好像把我这个丑相画了幅图画给我看一看。我承认开头我的恩典不够，我实在有点生气，但我勉强自己，知道弟兄是出于爱心，我不能生气，不能起反应，因这是弟兄的爱！我勉强把这封信接受下来了，也接受了他所提起的那几点。感谢神，他信上所提的那几点，恰好改正了我所没有看见的错误，叫我得着很大的帮助！我一生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那样肯凭爱心向我说诚实话，所以我要感谢神！为着这封信，我后来忘记了谢谢他，将来在主面前相会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他！他很少当面称赞人，如果有称赞，总是在背后，免得叫人骄傲。

他在教会中虽然那么有声望，实在是一个属灵的首领。但他还是勇于认错。有一次，人家给他一笔款，是指定要他到郊外风景区去休息用的。他请了几位客人，有两个西教士，我也是被请之一，就搭车到杭州，也到莫干山，并到安徽的黄山。在旅行的途中，我看见他有一些事情，我认为不对，不应该那样做，但我不敢当面说他，可是里面却闷闷不乐。后来回到上海，在那一个主日擘饼的时候，从后面有人递给我一张字条，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弟兄向我认罪的话，他说在这次的旅途上，因为他神经太紧张，有些地方错了，请我赦免他。我接到这张字条，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他是一位年长的弟兄，也是一位属灵的首领，竟然向我这小弟兄认罪，这太伟大了！今天有些所谓的属灵伟人，或是教会的领导者，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却不肯向人认罪，因为他以为这样做，会失去了他的尊严。但我们的弟兄什么时候错了，什么时候就向人承认，不维持自己的尊严，这才是一个在属灵境界里极尊贵的人。

末了一两年，我和他接触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很容易接受交通。许多时候我说出我的感觉，说出我的看法，他常常会考虑，不只是考虑，并且有时也接受。一个肯接受交通，实在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像他那样在各方面都高过别人，而且满有经验的人，还能够接受别人的交通，实在不容易。他不主观，常常站在客观的地位上来看事情，所以他不只叫人感觉伟大，也实在是甘甜，是一位很可爱的弟兄！

他有一个很大的度量，在他一生之中，不知道受过多少人的顶撞，但他都能饶恕，从来不计算人的恶。从前为着生化药厂的事，许多人反对他，在背后批评他，毁谤他，或是当面顶撞他，但在他恢复职事的时候，他都赦免。向他认罪的固然赦免，就是没有向他认罪的，他也赦免。有一位同工，现在也为主殉道了，就是张愚之弟兄，当倪弟兄去经营生化药厂的时候，张弟兄反对得很厉害。但当倪弟兄恢复职事时，张弟兄看见自己的错，向他认罪，他全都饶恕了；不只饶恕，并且他和张弟兄一同事奉主，在上海末了的几年，张弟兄成了他最好的一位同工。他赦免人到一个地步，就如诗歌里所说的：“一若毫无其事发生似的。”神怎样赦免我们，他也照样赦免那些得罪他的人。由于他度量的宽宏，所以能包容一切与他不相同的人，也能包容许多反对他的人。他实在是被神扩充过，具有宽广的度量，因此他也能带领那么多弟兄姊妹往前去。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弟兄身上有许多的美名，但也有许多恶名。在末了这二十年，人把许多的罪加在他身上，甚至被人捉拿，被人控诉，人加给他许多的恶名，甚至有许多没有听见过的罪，和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罪，一一都加在他的身上！并且造出凭据来，使人不能不相信。因此，有许多弟兄告诉我说，他真的犯了这些罪；也有人说，这些都是假的。如果有人要问我，倪弟兄有没有犯过这许多的罪呢？我头一个答案，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犯这些罪，我不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没有得救，感谢神，借着他已经蒙恩得救了；曾有一度我属灵的情形相当低落，感谢神，借着我被带进很大的复兴！我一生蒙主藉他带给我的属灵帮助，可以说没有办法计算！这是我所知道的。

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最主要的点，就是从他身上有没有得着属灵的帮助，从他身上有没有基督的流露。这个人的好坏，我们不需要去研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基督徒，如果把基督减去，也没有一个是好的。但是感谢神，基督从他身上流露出来了，我们就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的弟兄在这一个时代里，是主赐给教会的一个恩赐，主借着他使教会得着了何等大的恩典，并且带领神的儿女在属灵的路上往前走了一步。我们在这里述说这些事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乐！最后我不能不说，为着他的缘故，再把赞美感谢归给神！

我也盼望神的儿女们听见了这些话，大家都激起一个追求主的心，我们的弟兄已经离开我们到主那里去了，今天教会实在需要有人起来！常有人说，如果倪弟兄在这里，教会就不会有这些难处了；如果倪弟兄在海外，在海外的教会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是的，我承认这些话是对的。可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却使我们的弟兄在这样有需要的时候，没有留在海外。我也常常盼望有一天，他能够出来，或者有一天我能够到他那里去，吐露我心里所有的苦衷。甚至有一次我做梦，遇见了我的弟兄，我一见到他，就哭起来了！我流着眼泪，把海外教会的情形，都告诉了他。哪里知道醒过来，却是一个梦。弟兄姊妹，实在海外需要他，但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道路！主不但没有叫他出来，反而把他接回去了！现在他在主的怀里享受了安息。今天在海外的教会满了难处，满了分争，实在需要主再兴起这样的恩赐来，再兴起这样有份量的人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在主面前，为着这件事而祷告，为着教会的需要，我们应迫切的祷告！愿主再得着这样合用的器皿。另一

方面，我也盼望今天听了这些话的弟兄姊妹，都得效法我们弟兄所留下的榜样，在神面前竭力的追求认识主！我盼望倪弟兄虽如旷野人声的消失，却有许多像倪弟兄那样忠于主的见证都被兴起来！愿主恩待我们！

末了，我将倪弟兄在 1930 年前后所写的一首很美丽，而又极雄壮的词，附录于后，藉资共勉：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想擘饼，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来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  
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  
愿意受亏损，来渡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的过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适。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  
所以让我学习祢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  
求祢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祢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

这一首词，实在说出他在主面前的心愿，也说出他一生的经过。最终主也照着他的心愿，成全在他的身上。但愿人因主的慈爱，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祂！

（1932 年 12 月 4 日主日聚会时倪弟兄亲自交通的话）

读经：使徒行传 14:26-27

今天早起在这里，我们要顶少、顶小、顶微的，来跟从使徒，学习说一点当初我们怎样蒙神的恩典，借着我们所行的一些事。所以今天在这里，并非讲道理，乃是讲一点故事。前日我们看《通问报》第 1517 回的第 7 页里，有一段教会新闻，题为“小群之中西信徒特会一则”，说到一点关乎我个人以及这次聚会的事。写这段新闻的人，是很客气的，并且对于我们的存心也还不错。不过他所说的，也许有的是访问而来，所以在事实上有好多不顶准确。从他的话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弟兄，所以，在最近的一礼拜内，我要写信通知他更正一下。（信已经送去了，不过并未见登出来——付印时注。）

我今天要把过去的事实，来说一说的缘故，是盼望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人说我们是“小

群”，就把自己夺了去跟从这名称，也就自以为是小群了。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有的在历史上比较知道我们一点，自然不会受什么影响。有的弟兄姊妹，不过才来了几个月，也许并不知道我们过去的事实，就怕有些分不清楚。所以我借着今天的机会，来告诉大家一点。

说到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许多弟兄姊妹都不大明了。到底我们以往的历史是如何，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今天只好说一点。

三年前我有病回去福州，有的弟兄姊妹要我把1922年到1923年做工的事情，讲一点给他们听。他们曾问到从前到底是怎样起头的，以往的仗是怎样打的，对于真理的见证到底是如何？所以我藉此说一说当初主怎样把真理的亮光给我们，怎样领我们走这一条道路。一面叫他们（福州）更明白一点，一面也叫在本埠（上海）的弟兄姊妹更明白一点。我们总要在言语上、态度上注意，不要叫人说我们是小群。如果我们自己承认是小群，就不怪人称呼我们小群了。我今天把以往的故事说一说，也许我们可以避免许多的误会了。

不过要述说以往的故事，也是顶难的。第一，因许多的地方，当初是打过仗的，若是提起什么人名来，好像有点近乎伤他们。第二，因过去的事，我个人在里面有太多的分。第三，一个人说到过去的故事，必定有他主观的背景。比方请一位在南京的弟兄讲，他必定多讲到他在南京怎样蒙神引导，怎样来走道路。如果请一位在厦门的弟兄讲，他也必定多讲到他在厦门怎样在神的面前寻求，怎样顺服神来走道路。所以一个人要讲过去的故事，总不免把个人的色彩、个人的背景带进去。我不愿意这样，我愿意把我个人的色彩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倪柝声的名是可咒诅的，我从前说了，我今天再说。我盼望尽力减少我个人的色彩，同时也把以往的历史告诉大家。

通问报所记的那段新闻，现在我念给大家听一听：“此会之由来，系闽籍信徒倪柝声君，于民十一、十二年间，莅沪开会立说，以根据圣书原文为原则，异常严厉，沪人不谅，乃时局所关，未能建树，遂返闽。创刊《基督徒报》，风行一时，遍及环球。未几又改名《复兴报》，颇动人听，散诸宇内。一面重临沪土，集其少数同志，以祈祷为前题，讲经为后盾。乃于三年前，在沪西哈同路文德里房屋，设立会所。初因人数不多，名以‘小群’二字。每周聚会，约近十次。三载以来，有苏之阜宁属长老宗的十余处，浙之泰顺属内地系的十余处，及永嘉、平阳等属的自立派数处，或闽省他派数处之志同道合者，已被同化矣。打倒原有会名，更变牧师领袖制，同隶‘小群’帜下。本届因澳斯大利亚等处之医生包君、教士贺君、商人仇君、斐君等六人，女信徒二人，由伦敦企名来沪。是以召集苏、浙、闽，连本埠小群之同志，共到男女约二百人，在文德里，以地主之谊招待。于十一月七日至十三日为止，每天聚会三次。予适逢其会，参加为旁座。每日由倪君主讲，各西士及华徒，互相讨论，张赵等君为员。精神浓郁，得益良多云。”

这一段的记载，对我们可说是满怀好意，不过在事实上可说大半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今天要据实直说，叫我们知道神到底怎样领导了我们。

疑问

我是在一千九百二十年那一年春天的时候得救的。得救的头一年，我并不明白教会的真理。不过领我得救的那一位姊妹曾对我说，今天在教会里有一顶可惜的事情，就是有名无实的教友太多。另一方面，我只觉得（我所认的）牧师的资格最卑鄙，除了牧师来要捐钱之外，平时看不见牧师的面。我家

里的人还没有得着复兴的时候，在我家里往往有几桌的麻将牌。碰到牧师来捐钱的时候，有时就顺手把牌桌子上的钱拿些给他。虽然牧师也明知是牌桌上的钱，但是，他仍是收下。因此，我觉得牧师的资格太卑鄙了，只要有钱就行。另外，我又觉得，在教会里，又有许多教友是有名无实的。

### 受浸

在1921年3月里，主给我看见受浸的真理，叫我看见教会所施的滴水礼并不合乎圣经。因为在最近几礼拜内，我读圣经，看见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圣经说祂来到约但河，说祂从水里上来。我就想起公会里替人施洗的时候，用一小碗或者小盆盛水，是怎么上来的呢。并且我想起我小时受洗的时候，是一美以美会的监督给我做的。他把冷冷的水滴在我头上，两只大手按着我的头，我巴不得他快些做完，我因不耐，并且哭了。受洗完了，那位监督，还给我一张执照，里面填上我的名字，他也签了名。我得了这个，以为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我后来没有信主，就是有了那张执照，我还是什么都敢做；幸亏我后来得救了，才有了一个大转机。那一次的受洗，是我母亲替我做的，我自己并没有信主。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小时的受洗是错误的，并且若是受洗，按着圣经是应当受浸的。

就是在1921年3月28日的早晨，家母叫我去对我说，我如果要去受浸，你怎样看法呢？我说，我也正等着要受浸。家母说，如果要受浸，到哪里去受呢？我说，我早已打听好，离开福州坐两点钟的小火轮，到马尾一位和教士那里去找。余慈度小姐来闽时，就是在和教士处受浸的。哪一天受浸好呢？拣日不如当日。所以，我同家母就定规立刻动身去。到了和教士那里，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她，她也赞成。于是我们在当日赶到一个阳歧乡下去受了浸。

这样一受浸，在我的身上，就有了一个大转机。第一件事，我去告诉我的一个朋友，就是王载弟兄。我怎样认识他的呢？就是当我得救的头一年，在我们家里，每礼拜四有一个查经班。来查经的，年年老的老居多，我好像是个小孩子，好像找不着同我年岁差不多的谈谈。两三礼拜后，王载弟兄来了，我看见他，年纪和我差不多，比较可以同他亲密些，从此我就同他有些来往。我受了浸，第二天就去告诉他说，我昨天到阳歧受了浸。他说，顶好，顶好。从前我也是在南京受了滴水礼，后来我到厦门，碰见一位弟兄，把受浸的真理告诉我，所以我在鼓浪屿也受浸了。我们两人真是欢喜，因为我们有了同样的亮光。

第二件事，我就去告诉那位领我们查经的老牧师。在福州，他是第一有圣经知识的。因他查经的时候，曾说什么都该凭着圣经而行，所以我欢喜去告诉他。但是，我说得顶热，他的态度却是顶冷。我就问他，受浸是不是合乎圣经的。他说，合是合的，但是……不必这样拘泥。我真有些希奇了。查经有一年了，他总是说，只要是圣经的教训，我们总要跟从。受浸这件事，既然是合乎圣经的，怎么又说何必这样拘泥呢？今天只顺服一件的真理，就说，但是不必这样拘泥，就恐怕他所讲的有些通融办法了。如果只讲一样教会的真理，就说不必这样拘泥，就怎敢说其他教会的真理都是应当顺服的呢？所以，我就有些怀疑他所讲的关乎教会的真理了。我因此想到人的权威都该放在一边，从此我要好好的来读圣经了。

### 擘饼

就在这一年中，我到圣经里去查考些问题。在今天的教会里，有好多是有名无实的教友；但是，圣经里是说，教会里只有得救的人。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公会；但是，圣经里没有美以美会，也没有长老

会，或者什么别的会。我为什么做一美以美会的教友呢？神的话没有这样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呢？美以美会的监督是我们家里的好朋友，但是，人情是一事，公会不合圣经又是一事。我也看见，牧师的制度是不合圣经的。更有一件事，就是聚会，应当按着圣经的原则而行。这些事，在当初，我不过都只有一点的亮光，好像马可福音八章所说的那个瞎子，起先虽然看见人了，但是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看是有点看见了，不过还不大清楚。

到了1922年的上半年，一天的下午，我觉得有一件事顶难。圣经说，信徒该聚会擘饼，常常纪念主。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一年只有四次（就是四季）的擘饼？并且来擘饼聚会的人，平时一天到晚看电影的也有，一天到晚打麻将牌的也有，甚至说耶稣是不是一个好人的也有，明明不是神的儿女的也有。我看见他们这样的人，也去领所谓的圣餐，我就想，我能去不能呢？不能。我从信主后，一直到1922年，都没有去领所谓的圣餐。

我好几天在圣经里一直查考：擘饼这件事，是不是必须牧师主领的呢？是不是受了按立礼的人，才能擘饼，没有受按立礼的人，就不能呢？我花顶多工夫去找，但是，一点找不出。牧师主领擘饼这件事，是圣经里所没有的。这个时候，我顶难顶难。圣经是说该常常擘饼纪念主，但是，我要去，又没有地方可去。

有一个礼拜四下午的查经班完了，我就找我的朋友王载弟兄谈一谈。我对他说，圣经说，要常常擘饼纪念主，但是，我自从得救以来，一次都没有做过。在公会里，有的明明不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人，我不能和他们一同擘饼。但是，有一难题，他们说，非牧师不能擘饼。你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牧师，我们就是把真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牧师也不肯来擘饼，我们自己擘饼，他们又说我们没有资格，这不是有点难么？这个时候，王弟兄就拉着我的手说，神所引导的，正是一样的。我昨夜整夜未睡，一直祈祷查考信徒该不该擘饼？擘饼是不是必须牧师主领的？我祷告、查考的结果，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受了按立的牧师才能擘饼。我听了，真是感谢主，因为祂所引导的是一样的。我们既看清楚了圣经里聚会的原则，我就说，拣日不如当日，就是这一个主日起首擘饼吧。

时间已经定规好了，就商量地方。我家的房子比较大一点，但是，这件事我还没有对家母提起，恐怕她知道了，也许说我们青年人造反了。王弟兄说，他是借住一个女学校的房子，最近要搬家，有点不便当。我说，不要紧，就在他所住那一间聚会好了。这样定规了以后，礼拜五、六这两天，我一天到晚顶快乐，因为前面有一快乐的日子要到了。到了主日晚上，我通知我的母亲说，我要到王弟兄家里去。她说去做什么？我说，去做一件顶要紧的事。那天夜里，我们三人（王弟兄夫妇和我），在一间小房子里，一同擘饼，一同喝杯了。我告诉你们，我死也不能忘，就是到永世也不能忘，没有一次靠近天像那天夜里的！那天，天真是离地近！我们三人都不禁流泪了！那次才知道擘饼纪念主有什么意义。我小的时候，因受了滴水礼，曾吃过圣餐。我曾说，面包有些酸，葡萄汁还有些甜呢。我只记得一酸一甜，别的我都不懂。这一次，我才知道它在神的面前，是神所最宝贵的。我们第一次才学习什么叫敬拜，什么叫纪念主。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我们只有赞美，只有感恩！

这一次的聚会完了，我们就问下一次呢？有的公会，是三月一次，我们怎样呢？按圣经所说，是常常纪念主。看使徒行传二章所记，当初也许天天有擘饼。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是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就定规每主日都有。从那天起，每逢主日，除非我病了，或

者出门在路上，或者有意外的阻挡，我总是擘饼。我们这样行，不久，家母知道了，不过说，你们胆真大；但是，也并不反对，过了几个月，她也和我们一同擘饼了。

后来，在外面渐渐有些事发生了。就是有人说，倪家有几个人受浸了。美以美会的连环司来问到我们。我说，只问受浸这件事合不合圣经？如果不合圣经，我肯到会众面前，站起来承认我的错误。如果合圣经，我就应当顺服。他没话可说。哦，合是合圣经的，但是，不必这样拘泥！一样不必拘泥，样样也可以不必拘泥了。我顶希奇的，原来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因受浸这件事，他们竟然冷了。从那天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顺服主，顺服主的代价是如何了。我也知道了，平时人以为受浸是不要紧的，等到你受浸之后，就有一点要紧了。

### 脱离宗派

1922年的下半年，我又从圣经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宗派的问题。圣经里有没有说我该做美以美会教友呢？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二节，保罗劝在哥林多的信徒不可分党，是因他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我就想，难道卫斯理比保罗还大么？在哥林多的信徒，若说我是属基督的，尚是保罗所责备的。那么你说你是属长老会的，我说我是属美以美会的，他说他是属浸礼会的，这些必定不合乎圣经。

我那时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学校派我做代表赴春令会，要我填一张单子，说明我是哪个公会的教友。我写，我是一个基督徒，是直接属于基督的。他们说，无论如何，你总是一个公会的教友。我说，不，我只做一个基督徒。圣经没有说我该做哪一个公会的教友。那时我在口头上，总不肯承认我是美以美会的教友。无论是谁问到我，我总是回答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有一天我一面读经，一面思想这个问题，我就是这样脱离宗派成不成？又有一天，我听见人说一个百货商店倒闭的事。他们说几个人合股开店，无论你平常怎样不问那店里的事，但是，什么时候，那个店一倒，做股东的，总脱不了关系，总得同负倒闭的责。我就从这件事得了一个教训，就想到我是美以美会一个教友，好像一个股东。虽然美以美会的一切制度，在事实上我没有参加，但是，在名义上，我总脱不了关系。我如果要跟从主，就不只在行为上不做一个美以美会的教友，连名字也得从美以美会拿出来。这件事我既然清楚了，就不得不和家母商量，因当初是家母把我的名字放进去的。不过那时家母以为西国教士都是我们的好友，这样做，恐怕他们见怪，所以没有表示同意。实在我们不要怕人怪我们，乃是当怕那一位比人更大的怪我们阿。

有一天，我坐船到马江去问和受恩教士。我问她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教会里的生命册上对不对？（他们称“题名录”为生命册。）她说，恐怕这本生命册上的名字死的人顶多，沉沦的也不少阿。我问她把名字放在地上的生命册上该不该？她答复说，如果你的名字是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这地上的生命册能帮助你什么？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这地上的生命册于你有什么益处？

为着这件事，我同家母讲了两个月之久，都没有得着同意。有一天，我们一家的人，都在花园里。我就乘机对家父母说，名字放在公会里，是不是合圣经的？他们说不合。我又说，我们的本分，该不该顺服圣经？他们说，该。我再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迟延不顺服圣经呢？他们说好，去做去做。我就立刻起草，后来家父亲自写信，各人亲自签了名，我立刻到邮局挂号寄去了。这封信的大意是说：我们看出圣经里没有宗派的分别，有宗派是罪恶的事。所以，从今天起，请把我们的名字，从某某堂的

生命册上除掉。我们这样做，并非个人情感有事，乃是要顺服圣经的教训。这件事就是这样做了，下次不必再提。我们见面仍是朋友，此外并无别的缘故。

信寄出后，过了四天，几位西国教士到我家里来说，从来只有教会把教友革除的事，没有教友自己把自己从教会革除的事。你们这样做，有什么理由呢？我们说，理由已经说了，不必再说了。过一天，他们再托一位某某学校的校长来问。我们说，没有什么可说了，我们朋友还是朋友，不过名字还是清除去好了。后来本堂的牧师、连环司、监督又来，问我们是不是因受浸的问题所以要求除名？如果有人要受浸，美以美会也肯。我们的回答是：这件事是神引导我们的。你们可以不必拘泥，我们却不能不顺服神。

哦，所有的问题，不是和人争执受浸，或者离宗派。所有问题，只看人肯不肯顺服圣经。受浸，离宗派，并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顺服中几千件之一而已。圣经上主要的点，就是顺服。

首次来沪

1922年，我曾来过上海一次，这次我不过在北四川路守真堂略作一点见证。我并没有“开会立说”，也没有“沪人不谅”的事。

创刊《复兴报》

1922年的年底，我有一个负担，要办一个报。因为在福州已有人得救，并且人是越过越多了。这个时候，王载弟兄因到长江一带布道，他的家只有他的师母和孩子，就叫我搬到他家里住些时，好有一点照顾。我就和王师母天天为办报的事祈祷。那时我的经济非常困难，祷告了一礼拜，祷告了两礼拜，祷告了一个多月，还是一文钱都没有。有一天早起，我就说，不必祷告了，这是没有信心，现在应当先去写稿。难道神还要把钱先给我们，来等着我们写稿子不成。从今以后，不为这事祷告了，就去预备稿子。

等到一切都预备好了，抄到最末了一个字，我说，钱要来了。我最末了再跪下祷告一次，对神说，神阿，稿子已经写好了，要付印了，但是，钱还一文没有……。祷告完了，顶希奇，顶有把握，神必定要给钱。我们就赞美神。真希奇，一起来，就有人叩门！我想，也许有人送钱来。因王师母是主人，所以让她去开门。哪知走进来的，是一位有钱而又不大舍得钱的姊妹。我想，是她来，不会有钱。但是，她对我说，某人，我有一件顶要紧的事找你。我说，请说。她说，基督徒捐钱该怎样捐法？我说，不该照旧约只抽十分之一，该照哥林多书所说，按着神所嘱咐的抽出来。也可以捐二分之一，也可以捐三分之一，也可以捐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她说，捐到哪里呢？我说，不可捐给反对主的礼拜堂里，不可捐给不信圣经的人，他们不相信主的流血赎罪，如果没有人捐钱给他们，他们就不能传了。每次捐钱，应当祷告神，或者送给穷人，或者送为工作，总不能放在不正当的组织里去。她说，有好多天，主一直对我说，你这个人太爱钱。我起先还不佩服，现在我服了。今天早起，我祷告，主说，不必祷告了，钱要先拿出去。我真难受，现在拿来三十元，交给你为着主的工作用吧。刚好，这三十元，够印一千四百本的复兴报。后来又有人送三十元。刚好够邮票和其他的杂用，这就是第一册《复兴报》的起头。

复兴的起头

后来王连俊弟兄，也来到我们中间了。这个时候，离宗派的，得救的，大约有二十多人。王载弟兄

有意请李渊如姊妹到福州开一个会。我起先想，何必这么远请她来呢。后来，到底由王师母和家母请她来了。

1923年1月，李小姐到了福州，我们就预备开会布道。我们每主日本来是在王弟兄家的客堂聚会。现在要开会，没有地方，没有凳子，又怕没有人来。我们就这样做：在王弟兄家一个亭子里聚会，现凑些凳子，到附近的地方请些人来。因主已起首做工，就有许多的人得了救。

我们本来顶盼望在阴历正月初做点工，但是，李小姐因南京有工作，必须就离开福州。我们只好送她动身。我本来去请在马江的和教士来帮忙，但是，她说，不知道这个聚会是一个怎样的聚会，她不能来。我同王弟兄商量，会到底停不停。王弟兄那时伤风，我又把已经放假回家的陆忠信弟兄、缪受训弟兄用快信请来了。我们只好定规继续下去。

我们请人的法子，颇有效力。我们弟兄们每人在胸前背后挂上白布。前面写的是“你要死”，后面写的是“信耶稣得救”。还有其他类似的单句。手里拿着旗子，嘴里唱着诗，这样游行各处。看见的人真希奇。就是这样把许多人带到聚会的地方来了。天天都是这样游行，天天都有人来听福音。在亭子的外面，在厨房里，在客堂里，都坐满了人。

我们租了些凳子聚会，但是，租的期限是两礼拜。现在日子满了，钱也没有了，聚会停止不停止呢？凳子只好还人。我就报告说，以后凡是要来聚会的，都要自己带凳子来。这一天下午，整山（仓前山）只见人搬凳子。年老的也有，年轻的也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也有。员警见了，都有点希奇。每天散会时，我们又报告说，愿意把凳子放在这里的，我们尽力保管，不过如有遗失，我们不负赔还的责。要带回去的，就请带回去。这样每天三次聚会，都是各人自己带凳子。

感谢主，祂特别的祝福，有几百人得了救。这一次，把救恩的根基，打得顶清楚。本来，在中国，许多信徒对救恩不大清楚。就是从七八年前起，借着那次的聚会，借着弟兄们到处去传扬，就有许多人清楚了。

#### 起首租房子聚会

聚会差不多聚了一个月，我们中间就有一班少年的弟兄说，从今以后，该有一聚会的地方。那时我们缺乏钱，租房子有点做不到。我回到学校里去，和几位得救的弟兄商量，就是和陆忠信弟兄、缪受训弟兄、王畏三弟兄等商量，我们看该继续对学生的工作。我第一次去租何姓的房子。这家里的人都得了救。他们说，只认定租给我，每月房租是九元。我回去和几位弟兄一同祷告，求神给我们钱，因为一进去，就要出三个月的房租。

我每礼拜六，都要到马江去听和教士个人讲道。我去了，她对我说，在这里有二十七元，是一位朋友叫我送给你们为做工之用。这个数目刚好，因房租每月九元，三个月要二十七元，不多也不少。我一回去，就很大方的先交三个月。后来又是祷告主，主又有了供给。这是在福州做工的起头。

#### 多人的复兴

我一生没有看见有一次复兴胜过那次复兴的！那次天天都有得救的人。好像无论什么人，碰一碰就得救了。每天早起五点钟，我一到学校，就看见无论在哪里，都有人拿着一本圣经在那里看。总有一百多人在那里读经。本来看小说是很时髦，现在要看的只好偷着看了。现在看圣经是顶体面了。我们的学校一共有八班，每班有正副班长各一人。顶希奇的，差不多每一班的班长都得救了。所有出名的



运动家也得救了。我们的校长说，你们所做的我都佩服，只是你们对圣公会的态度，是我所悲伤的。这是因校长是圣公会的教友，我们却不肯属于宗派之下。

天天背着旗子游行的有六十儿人。福州不过有十几万的人。我们天天这样背旗游行，天天有几十人出去分单张，整个福州城都震动了。

有好多弟兄才得救，就给他们受浸。这时候，我们按着圣经起首聚会了。在福州的聚会就是这样起头的。后来信主的人越过越多，乡下也起首有工作了。

#### 首次到南京

1924年，我到杭州做点工，就遇见了张光荣弟兄。这个时候，在福州有一点事情发生。因同工者对教会的真理看法有点不同。我因避免裂痕，所以就离开福州，暂住马尾。（虽然近几年来，我与王毅弟兄所走的道路有些不同了，但是，当初那一段的同心，也是不可抹煞的！）我觉得应当做一点特别的事，所以就到南京，帮助一点灵光报的事。

1924年11月因南洋有呼召，所以我就去到南洋。从此南洋的聚会也起头了。1925年5月回国后，就在福建罗星塔租房住下了。

#### 创刊《基督徒报》

《复兴报》是1923年1月起出刊的。这个报本是无定期的刊物，一直出到1925年。我住在罗星塔的时候，觉得要出一种定期的刊物，多注重一点得救的真理，多注重一点教会的真理，也讲到一点关乎预言和预表的事。我办这个报的本意，不过是一暂时的性质。这个报就是基督徒报。1925年出了两期，1926年出了十期，因着需要的缘故，1927年又出了十二期。

#### 厦门一带聚会的起头

1926年的上半年，我曾到过厦门、鼓浪屿、漳州、同安作一点见证，有顶多的人得了救。下半年我又去一次。不过这时候我人很累，一面领会，一面又写稿子，另外还要写信，我已经有些病了。本来定规聚十天会，哪知到第九天我就病倒了。后来有王连俊弟兄来继续做几天的工。厦门、同安一带的聚会也起首了。所以闽南的工作，是在1926的下半年就起头了，并非在1928年才起头的。

#### 二次到南京

我在厦门的病，据有的医生说，恐怕有生命的危险，也许只有几个月的盼望了。我并不怕死。不过我想到我多年在主的的面前所学习的、所经历的功课，都没有写出来，难道把这些都带进坟墓里去么？同时李小姐、成寄归先生都有信请我到南京休息些时。我素性不愿白吃人饭，所以到了南京，住在成先生的家里，仍是带病帮助校改成先生所译的司可福的函授课程。不过只改了头四卷，我就病得做不下去了。

我未到南京前一年，虽然曾和李小姐说过教会的真理；但是，她的态度很硬，并未接受什么，因此我就索性不提了。后来李小姐因读一本教会的历史，看见各宗派的由来，并不合圣经，她就有些明白了。不久，我听说她受了浸。又不久，她和几位姊妹每主日也起首擘饼聚会了。我到了南京，当然到会一同纪念主。因我曾在金陵大学讲过几次道，就得着了两位弟兄回头过来，我们就接纳他们与我们一同擘饼了。这是我们在南京做工的起头。

#### 来到上海

我因要专心写《属灵的人》，不久又离开南京，去到乡间。（就是无锡漕桥镇。此时，做工的姊妹，因时局的问题，已离开此地，把房子托给我照料了。《属灵的人》头四卷，就是我带着病在这里写成的。）1927年3月，南京有军事行动，漕桥也驻有军队。我因受托住在这里，幸驻兵未动一草一木。不过听见南京的消息不大好，弟兄姊妹又音信不通，所以我就由漕桥动身来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才知道弟兄姊妹已先后来此了。我们未到上海之前，在辛家花园汪宅，已有擘饼聚会。我们都到了上海以后，就迁在赓庆里聚会。福音书房，也就是在这时候从罗星塔迁到上海的。

#### 第一次的特别聚会

1927年底，我们天天有一祈祷会。江北、平阳一带的信徒，因从我们的文字见证得了说明，就有信给我们。我们看见他们可受造就，我们也觉得在中国的信徒，实在有需要，就预备开一特别会。1928年1月，我们租得了这里的房子（哈同路文德里），2月1日，就起首有特别的聚会了。这一次聚会，我们中心的信息，是只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我们并没有提到教会的真理等问题。这次聚会，从外埠只来了二三十位弟兄姊妹。神给他们亮光，叫他们知道该怎样走道路。受浸、离宗派等问题，都是他们自己解决的。四年以来，在江北，得救的、复兴的，已有七八百弟兄姊妹。聚会已有十余处之多。平阳、泰顺一带，也有聚会十余处，得救的、复兴的，约有四千多人了。这都是主亲自所做的工，并不是近来才起头的。

#### 在上海五年的大概情形

我们自从1928年迁到文德里以后，因《基督徒报》已停刊，所以仍继续发刊《复兴报》，就是近五年来所出的新《复兴报》。《讲经记录》是1930年才出刊的。

我们几个同工的，在上海数年，目的在要人跟从主的自己，跟从圣经的教训，跟从圣灵的引导，所以并不盼望有什么人来归于我们，也是不应当盼望有什么人归于我们。这并非所谓的闭关自守，也不是什么惟我独是，不过愿意忠心到底而已。我因带病写属灵的人这部书，书成我更是大病，差不多的日子都是过床上的生活，地上的帐棚，常有倾倒的可能，所以在上海的头几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近两年来，才算有一点起头做工。去年才又有了一次特别的聚会。这次中心的信息，是讲到新约和神的智慧两个大题。在外埠的弟兄姊妹，这次来的更多了。

#### 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会名

我们与许多弟兄姊妹之所以脱离宗派，就是因宗派是一个罪恶。我们除了归于基督的名下之外，实在没有任何的名称。有人称我们为“小群”，这是不知道我们的人的说法。“小群”二字，是我们一本暂编诗歌的名称。因1927年，我们感觉到诗歌的需要，就先预备了二十首关于赞美一类的诗。此后或选择，或著作，又陆续加了一百六十四首。我们盼望预备到三百首才正式出版。所以在暂编本序里，有“至于开始预备这诗歌的原因，以及它的命名、释意……等特点，都待正式出版时，再行详细说明”的话。实在“小群”二字，全新约只说过一次，就是见于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主在那次用这二字，是指全教会说的，按主来看，全教会在地上，不过是一小群。这一小群，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真相信主，真得了救的基督人。主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也明说祂的羊只有一群，归于一个牧人。所以“小群诗歌”，意即教会聚会时所用的诗歌，此外并没有别的意思了。外人不察，以“小群”称我们，大约就是因这本诗歌的名称而有所误会了。实在所有信主者，都是小群中之一，所以这本小群诗歌，

是为着神所有儿女预备的。我盼望经过这次的解释以后，不再有人如此的称呼我们了。（从前因为我办《基督徒报》，曾有人称我们为基督徒会过。）

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以不要有任何名称的缘故，是因为有了基督的名就够了。所有的问题，只在乎基督的名够不够满足我们的心！基督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是属于基督的人。好比一个女子出了嫁，她就被人称她为某某人的师母了。她能不能在她丈夫的名之外，另加上一个别的男子的名字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说她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所以，我们在基督之外另有什么名称，就好像有一个女子有了二重的丈夫，这是主所恨恶的。我们除了做一基督人以外，不能做长老会的人，不能做卫斯理公会的人，不能做路德会里的人，不能做任何公会里的人。我们不能以一国立的教会，来把神的儿女分开，也不能以一私立的教会，来把神的儿女分开。无论是一个名人（像路德、卫斯理等），是一个礼节（像浸礼），是一个制度（像公理会等），是一种组织法（像救世军等），只要是把神的儿女来分开的，我们都不能有份在内。只要是一个宗派，就无论它是原有的，或者是新有的，都是应当脱离的。我说了，我再说，我们是脱离宗派，不是脱离教会，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还有，我们所争的，并非怎样受浸、怎样擘饼。我们所争的，乃是圣经怎样说。如果是主的话，我们就应当跟从。如果长老的遗传有权柄，就主的话更有权柄。是长老所定规的靠得住呢，是主所定规的靠得住？主在马可福音说的顶严，“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7:7、13）没有一个人凭着遗传行事，而能不把神的话放在一边的。

牧师制度不合圣经

我所反对的，不是牧师的恩赐，乃是牧师的制度。我为什么说牧师的制度不对呢？全新约只提过牧师（人的）一次，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提过一次。但是，现在的牧师已是失真的了。天主教是把神甫摆在一个顶大的地位，更正教是把牧师摆在一个顶大的地位。牧师的制度，不只是天主教神甫制的脱胎变相，而且也无异于以色列国祭司的制度。神原来要以色列全国的人，都成为祭司，但是，他们堕落了，所以神才立一家的人，代替全国为祭司。从此，祭司成了神人之间的一种职份。人不能直接亲近神，神也不直接的来晓谕人，都得借着一一般特等的人来亲近，来晓谕。人和神彼此没有直接的交通，这是犹太教。

基督教与犹太教有何等的不同呢！“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来 10:19-20）换一句话说，主来就是要把居间的祭司阶级打破。基督已经死了，幔子已经裂开了，每一基督人都可直接进到神的面前了，居间祭司的职份，已经永远取消。因为每一信徒，在神面前都是祭司，基督的功绩，已经无条件的叫每一基督人都成为祭司（启 1:6；彼前 2:5）。

牧师的制度，是不是有居间为祭司的性质呢？是不是把教会变做一个有阶级的组织呢？惟独牧师专管属灵的事，平信徒只要去管自己的事。所以受浸、擘饼，都只有牧师可以做，好像只有牧师是有属灵的权柄的。就是长老，也不过只能管事务。我今天并不是要起来与牧师作难，我所反对的，是牧师的制度，把基督的工作抹煞了！牧师的制度不取消，就难怪许多的信徒不进步了。平信徒们自己不负责，让牧师包办聚会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旧约和新约的大不同，就是旧约是有居间的阶级的，新约是没有居间的阶级的。天主教是把基督的血所成功的来抹煞，把神甫排在神人之中，叫信徒失去新

的地位。更正教借着牧师也是回到旧约祭司居间的制度，叫信徒失去新的地位。我再说，我不是反对牧师，我是反对牧师的制度。如果谁有牧师的恩赐，我不但不反对他，并且我还要尊敬他。但是，如果把牧师当作一个制度，用牧师来管理教会，我就要反对，因这是不合圣经的行为。

今年十一月的特别聚会

这次的聚会，是怎样起头的呢？因为 1926 年，我曾写信到英国一家书店买几本书，并说些所以羡慕那些书的原因，就有一老人来信问我为什么买那样的书。我只好回答他说，我因为脱离了宗派，所以买那样的书。他就去告诉他的一位老朋友。两年前，他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有事要到香港来，他们就托他到上海来看看我们。他回去以后，就把我们的情形，告诉了他们一点。他们都是离开宗派，归于主名下的人。他们听见也有人在中国是离了宗派，完全归于主的名下，就希奇得不得了。并且因为在主里面没有犹太人、希利尼人的分别，加之探望弟兄，是一个圣经的教训，就定规有四位弟兄从英、从美、从澳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交通。

当他们这样定规了要来，我们就写信通知素日与我们有交通的弟兄们，内中有一段是说，“他们既然蒙主的引导要来，我们在主里面就应当接纳。不过我们还要请弟兄们记得，我们永远是没有一个名称叫我们与别的信徒分别的。我们只属于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愿意加入任何的团体。所以，这些弟兄来，我们欢迎他们，接纳他们。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加入他们的团体；也不是说，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人若在基督里，就是‘里面’的人了，并不必加入；人若不在基督里，就是加入，也不是‘里面’的人。”

等到他们到了上海（一共来了八位弟兄姊妹），在主日擘饼聚会接纳他们的前后，对他们，对大众，我们曾有以下的谈话和报告，就是：

“一、我们没有一个中国国家的交通（以国界立会，好像中华基督教会）。

二、我们接受这些弟兄，是以弟兄的资格接受他们，并不是接受他们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只接受他们自己这几个人，并非接受他们背后的什么团体（所谓的弟兄会）。

三、我们这样的彼此有交通，并非中国的交通，和西国的“弟兄”的交通合并为一。我们是没有派别的，也盼望永远没有派别。我们彼此交通，是弟兄和弟兄间的交通，并非弟兄会的李文派和我们之间的交通。

四、我们永远要保守：甲，在基督人普通所共有的名字之外，不再有特别的名称，也不将基督人所普通共有的名字拿来私用。乙，在众圣徒所共有的交通外，我们不愿再有交通；在众圣徒所共有的交通内，我们也不愿有另外的交通。就如所谓‘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丙，在圣经之外，没有特别的信条，我们要保守一本公开的圣经。”

这以上的情形，是我们这次聚会的来源与去因。这样，不但我们没有属于谁，并且也没有谁来隶属于我们。

末了的话

最后，我盼望在中国的西教士，应当注重传福音，领人归向主；不当建立宗派，把神的儿女来分门别类。我更盼望在中国的信徒，应当回到圣经，不当把长老的遗传，当作道理教导人。

按教会组织的真理，在圣经中并不是顶主要的，顶主要的乃是基督和祂的得胜。我们所注重的，并不

是教会的真理，乃是基督；但是，在明白的人中，我们也说教会的事情。因为这虽不是主要的真理，却也是圣经的真理。我个人希望我们在各地的同工，多注意引人认识基督和祂的得胜。除了愿意顺服的人之外，不必多提起教会的组织。但愿主叫我们能明了祂“一切的旨意”。

## 03 倪柝声生平简史

江守道 着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想擘饼，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  
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适。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复原；  
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  
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

这首格言诗是倪柝声弟兄在 1930 年代写的，这首诗很恰当地概括了他的生平和职事。

倪柝声在 1903 年 11 月 4 日（农历 8 月 15 日）生于中国的汕头市，他的出生是神对他母亲祷告的答应。他母亲倪林和平生怕她会像她那位生了六个女儿的表姊那样只生女儿。和平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在那时她虽然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然而她求神给一个儿子，并且许愿要把他献给神。第二年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并按着倪家宗族的辈分取名为述祖，意思是继续光大祖先的荣耀，他一直用这个名字，直到 1925 年才改名为柝声（击柝守望之人）。

倪柝声在六岁时随家人回到原籍福州，他从由家里聘请的老师那里受到初期的教育，学习书法，读了两千年来成为中国文化基础的《四书》、《五经》。在学习上他一开始就显出他的聪颖敏慧，在儿童时期，柝声很活泼好动，因此他比他两个姊姊更多受到责罚，他的两个姊姊为了保护弟弟免受责罚，有时就把柝声闯的祸揽到自己身上代他受过。

1916年，倪柝声十三岁就读由行道会（圣公会）于福州所创办的三一书院，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从该校可以直接升读英国的三一学院，而这里的教师，主要都是出身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爱尔兰籍宣教士。由于他卓越的才华，无需怎样用功都能名列前茅。他虽然遵守了基督教的传统，受了洗礼，领了圣餐，上了主日学等等，可是他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贪爱世界，且寻求属他的荣耀；他喜欢读小说，看电影；他给报馆投稿，又用他所得来的钱去买彩票，他曾一度担任过学校里学生会的主席。

在这个时期，中国正经历着全国性的动荡不安。柝声作为一个青年，自然也会受到在他四周发生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与此同时，他对教会和传道人显出了强烈的憎恶。他藐视传道人，认为他们都是西教士的走狗。当他父亲告诉他说，他已经被许愿给神，长大了做传道人时，他极不同意；他坚定地回应说不能那样，他清楚说出他已按照一个极不同的方向计画了他的前途。倪柝声发誓说他决不做一个传道人。

1920年2月下旬，有最初的华人传福音者中之一位余慈度小姐来到福州，在美以美会天安堂领复兴聚会。柝声的母亲，跟余慈度早就认识，她去参加聚会并且得救了。中学里的男生本可以自由参加这些聚会，也有一些男生去参加了。可是柝声却一直不去，他母亲请过他去参加，他却谢绝母亲的邀请。在那个时候，他确实恨他的母亲，因为在一月份初，寒假末了的一天，家里的一只很值钱的瓷花盆被打碎了，他的母亲认定是她儿子柝声干的，就使他受了一顿叫他感到屈辱的责打；后来虽然她发现她打柝声是打错了，但她并未认错。

现在倪家妈妈已经得救了，她开始举行家庭聚会，当她坐在钢琴前要弹第一首赞美诗时，她深深地受到神的灵的责备，叫她必须在正式聚会之前向儿子公开认罪。令全家人感到极其惊奇的是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她儿子旁边，用手臂搂着柝声，并且哭着说：“因主耶稣的缘故，求你饶恕我冤枉打你并且向你发怒的罪。”这件事深深地摸到了柝声的心，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的父母能这样子蚀面子，如果生他的母亲能有这样的变化，那一定在这位外地来的传福音者的讲道中有点什么很有能力的东西。他想基督教必定是比一些信条更多得多，这位传道小姐是值得去听一听的。于是在次日早晨，他就告诉他妈妈说他准备去听余慈度小姐讲道。

年轻的倪柝声照他所许诺的去聚会了，就在这一个晚上，他的心被福音摸着了，他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的，他对于接受福音当然是毫无疑难的，但他有一个严重的不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在鼓浪屿的同工聚会上他提到他自己得救的故事，下面是他自己的见证：

“在1920年，当我参加了余慈度小姐领的复兴会之后，我心里经历着很大的斗争。一方面我必须解决我接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还必须解决我是否决定做祂的仆人的问题。因为我感觉到我若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也必须同时接受祂做我的主，我就该一生服事祂。那时我才十七岁，我有过许多美妙的理想，我花了很多力量为着将来编制了一个伟大的计画。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谦虚地说，（在座中有几位是我的同学，他们能为它的真实性作见证，）我若努力去实行我的计画，我是很容易成功的。因此，我接受主的救恩必须是双重的：我必须不但是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我还必须从世界里被拯救出来。我深信我不能不理主的呼召，我不能光做一个得救的人而不做一个事奉的人，我要这两件事同时

出现。

那天晚上（1920年4月29日），时已深夜，我独自在房间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跪下祷告，起头我并没有什么话要说，过一会儿，在我毫未想过的情况下，开始看到我许多的罪显在我的跟前，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生命中从来没有像这样子地看见我的罪。是的，我实在看见了罪；而同时，我也看见了主耶稣。一方面我看见我的罪是那么乌黑，而另一面我也看见主耶稣的血是那么鲜红；我看见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祂亲身担当我的罪，好像主亲口呼召我说：“我已经担当了你的罪，我正等候你来！”在这种大爱的冲击下，我怎能再抗拒呢？过去我曾嘲笑信耶稣基督的人，然而那天晚上，我再也不能嘲笑他们了。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我承认我的罪，这些罪的重担就立时脱落了。

正当那时，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新事情。我第一次确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第一次祷告求主赦免我的罪，我第一次把真喜乐和平安接进我的心中，并且也晓得我从前的平安喜乐都是假的。祷告之后，我站起来，感到极大的自由，我整个的房间似乎像是充满了光，我不晓得我身处何境。

过去那些年，我所计画的所有事情都完结了。对别人来说，放下他们的理想和计画也许还容易；可是对我来说，这一件事实在证明为极其艰难。然而那天晚上我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得救和我的蒙召这二者就同时解决了，从那一个夜晚起，我从不怀疑我的蒙召；就在那一个时刻里，我知道主已经救了我，我知道祂曾死过并且现今为我活着；所以我也必须为祂死，为祂活，我必须一生服事祂。

我得救以后，还继续在学校里读书，当其他同学带着小说到课堂上去读时，我都带圣经。以后不久我去上海，到余慈度小姐那里，为要学习服事主，可是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她就叫我回去，她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她只简单地说留在那里对我没有益处，后来我明白问题出在我身上——那是因为我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喜爱美食、华衣，并且早上睡到八点钟才起床。

回到福州以后，我继续我的学业，我不灰心，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呼召了我，我知道我有许多软弱，但是神并没有丢弃我，虽然我有时发脾气也显出别的一些坏习惯，但是我的同学们仍然公认我的确跟从前不一样。

当我刚得救的时候，我还不晓得怎样引人归向基督，我想我对他们讲的话越多就越好，如果我多多的讲，人就能得救。但是我完全失败了，因为没有人得救。我觉得我毫无能力。

以后，我遇到一位刘教士（Miss Groves），她问我自从我得救以来领了多少人归主，我回答说，我向我的同学传了福音，只是他们不愿听从，所以毛病出在他们身上。可是她却认为毛病可能出在我身上，她进一步查究下去，并问我是不是在神和我中间有什么阻隔——是不是有什么隐藏未承认的罪。我不能不承认是有这种事情。她问我愿不愿意马上对付，我对这一个查问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她进而又查问我怎样向人作见证的。我说我没有计划，我只是讲我觉得喜欢讲的东西，而不管他们听不听。她告诉我这样做是错误的，“你先要对神说，以后才对人说。在你向他们为神说话之前，你首先要把人放在神面前，你要祷告神，寻求明白神要你为谁祷告，把他

们的名字写在本子上，天天为他们祷告，以后在机会到了的时候，你就向他们传福音。”她的劝告我接受了。

就在那一天，我对付了许多的罪和不义，我求主用血洗净我并且赦免我的罪。从那天以来，我为那些名字记在我本子上的人祷告，起头我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样做更困难，因为我没有几句话能说；连在班上上课我也暗暗地为他们祷告。几个月之后，我的同学们把我当作一个笑柄，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传道人来了，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听从我对他们所讲的。

嗣后我问刘教士，在我照她所教给我的方法都做了之后，为什么仍然不见效呢。她鼓励我继续祷告，直到有些人得了救。感谢主，我能作见证，名字记在我本子上的人，除了一位之外，全都得救了。我记下来的人一共有六、七十位，这样，我就学习了要一直祷告不要中断的功课。”

倪柝声到哪里去都带一本圣经，他经常读圣经，他有一次作见证说他连续不断地每天读十九章。他还用不同的方法来查考圣经，他在不长的时间内读完好几遍全部新旧约圣经。他有一个照相式的脑子，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所读过的东西他都能够记住，而且他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大大增长。

在查考圣经中，他确知他必须顺服主去受浸，于是他于1921年3月27日在福州市郊的白牙潭受浸，倪柝声在这一个重大时刻宣告说：“主，我将我的世界丢在背后，你的十字架已经使我与它永远分开，并且我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现在是站在你已经把我放在基督里的地位上！”

在倪柝声的心里，他要遵循圣经里所有的每一件事，而圣经里所没有的，他却什么都不要。这样当他继续不断地研读神的话语时，他感到需要在主的桌子前单纯地纪念耶稣的死。他把这一个看见告诉他的朋友王载，恰好他也有同样的信念，这样就在一九二二年初的一个主日晚上，他们三个人——王载夫妇和柝声——在王载所住屋子的一间小房间里擘饼。在这样的敬拜中，他们得到极大的喜乐和释放，以后又有别人参加进来。

为了更多地有属灵的长进，他到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那里去接受帮助。和教士第一次是在圣公会的关系里于1899年来到福州，然而她1920年回到福州时，却跟任何差会都不发生关系而单单倚靠主，她住在白牙潭一幢平房里，她与她的同工黎教士（Miss Ballard）切切祈求神兴起青年男女带领中国的农村归向基督，这些被主兴起的青年人很自然地就到她这里来得帮助。

柝声继续讲述他得救的故事，他说：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圣灵的能力，在工作上就不能有果效，我必须在神面前仔细对待这个问题。我需要寻求圣灵的能力，所以我再到属灵的姊妹和教士那里去请教。我告诉她在我的活动圈里有一些人得救了，我岂不需要接受圣灵的能力，或说是被圣灵充满，好叫我能得着更多的人么？她回答说，是。那时我很年轻，在许多属灵的事上无知，我知道神已经救了我并且召了我，虽然我尚未完全得胜，但是我生活上许多不合式的事已经除去。我进一步请教她有什么途径、什么方法，使我能藉以被圣灵充满。她的回答是我必须将我自己奉献给神。我对她说我已经将我自己献给祂了，但是我仍然看到我的自己，我要怎样才能更多的献上呢？她的答复是要我求神接纳我的奉献，正如我当请人接纳我的礼物一样。当我再问



她怎样能叫神接纳我的奉献时，她告诉我一个故事：

“浦力金先生（Mr. Prigin）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人，在他牧会的同时，他也在攻读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最后一次口试之前的两个月，他的教授们确认他将毫无困难通过这次口试。此时神要求他放下他的雄心大志。原来他曾多次求主用圣灵充满他，因为他对自己灵性光景不能满意，也感觉到自己缺乏能力，他企图用作一个哲学博士来事奉祂，总会更叫神得荣耀的这个建议来跟神争论，然而神指示他说，祂没有这种需要，如果他要被圣灵充满，他必须不去应考。他很是困窘作难，他为了这个争端愁苦了两个月，就在下一个星期一要考试之前的星期六，当他照常为了主日传讲的信息而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他还是因着内心的争斗而苦恼。在艰苦挣扎中，他最终向主降服，并通知学校当局他不来参加最后的考试。此时他已经是那么疲惫，以致无法为次日的信息做预备。当他在第二天站上讲台讲道的时候，他只是对会众讲述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故事，全体会众的眼睛都润湿了，他成了一个被主大用的人。”

栢声在鼓浪屿 1936 年的特别聚会中继续说：

“在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告诉主说，我愿意除去一切拦阻我接受圣灵能力的东西。在 1920 到 1922 年之间我曾承认我的罪，并向至少二三百人赔罪认错，我把每一件的罪都看作是一个障碍，如果我承认了这一切的罪，我就一定会得到能力，这一切我都做了，然而我依然没有得到能力。

1922 年的 1 月，在亭子里已经有主子民的一个小聚会，我记得有一天，是我要在那一天讲道，我就打开我的圣经要找一个合式的题目，我恰好读到诗篇 73:25，上面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承认我不能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来说这些话。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东西妨碍着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已经十多年深深地爱上了品蕙。那时她尚未得救，我曾努力向她传福音，她却常常笑我。我们是真挚地相爱着的，我让她笑话我所传讲的主耶稣。她在我的心里常常占有很大的地位。我曾经常问我自己，我是否继续让她在我心中占据这么大的地位呢？大家都晓得当一个青年人在恋爱的时候，叫他把所爱的放下是极其困难的。虽然我在嘴上对神说我愿意放弃她，可是我心里却不甘愿这样做。现在我再读诗篇中的那一节，我老实承认我不能将她放下。在那整整一个星期里面，我不能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的灵指出，就是这一个争执成了我被圣灵充满的拦阻。在这一天，我还是讲了道，可是我并不晓得我讲的是什麼。

后来，我跟神讲理，我求祂先给我能力，然后我愿放下她。但是神从不跟人讲理由，在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向神许了许多愿：我愿意去西藏传福音；我许愿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可是神都不要听。祂的手一直指出这个女子是我的阻碍，不管我怎样祷告总是不通。我的心实在沉重，我甚至要求神改变祂的心意，但是神不能这样，祂仍坚持要我对付这一件事，这就像一把利剑刺透了我的心。神要我学更深的功课，否则，我在祂手中就没有用处。

次天早上我还去讲道，下午我在房间里，心里很沉重，我告诉神，因为下星期一我要回

学校去，我要祂用基督的爱充满我，现在我愿意将我的爱人放下，基督的爱那样地激励了我，使我决心将她放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能从我心里说出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话来了，我里面充满了说不出的喜乐，虽然我还没有上到第三层天，我却能说我已经到了第二层天。我是多么快乐，我充满了喜乐。现在世界对我已经变得没有价值了，我觉得我好像是飘浮在云彩上面。在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担滚落了，而这一个白天（1922年2月13日），在我心里所有的障碍都挪开了。这之后不久，许多人得救了。”

据说栢声在这次将心献与神之后，他改换了服装，穿上了粗布衣服，拿着一迭福音招贴纸，到街去把这些招贴纸贴在墙上，他就是这样真实地与世界诀别。在这个时节他还写了一首诗歌：

**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  
我主出了重价，买我回来归祂；  
我今愿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  
亲友、欲好、利名…于我夫复何用？  
恩主为我变作苦贫，我今为主亦穷。  
我爱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称是；  
为祂之故安逸变苦，利益变为损失。  
祢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  
除祢之外在天何归？在地何所爱慕？  
反对、艰苦、飘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祢爱情，绕我灵、魂、身体。  
主阿，我今求祢，施恩引导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过此黑暗罪世。  
撒但、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貽羞祢名。  
现今时候不多，求祢我脱尘。  
祢一再来，我即唱说：“阿利路亚！阿们”！

1922年的第二个学期，传福音的聚会开始在校内举行，好几百人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在中午和

傍晚，学生们在校内的礼拜堂里祷告，学校的校监（训育主任）因学生没有违反校规的事件而感到惊奇。在假日，学生们（在胸前、背后穿上福音字牌——福音背心）出到街上去传福音。1923年1月，李渊如小姐（过去是一个公开表示的无神论者，现在是全时间服事神的传道人）被请到福州来主领福音聚会。虽然只安排了四次聚会，但得救的人很多，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感到需要延长，神的灵大有能力的运行，叫聚会不能停止，每一次都有许多人来听福音。倪柝声回忆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复兴，天天都有人得救，看来好像是人只要碰到我们就会得救。”这种光景延续了约一个月之久，他们就正式地租了一个地方聚会（在仓前山的十二间排），这就是福州工作的起始。

倪柝声继续讲：

“1923年我还是一个青年人，我有六位同样年龄的青年同工，我跟其中的一位常常彼此有争论，我们各有自己的性格和特有的脾性，我说他错了，而他却说我错了，每星期五我们有同工聚会，我们两个人时常争辩，其他五位只好坐在那里听我们两个人的争论。我承认有时是我错了，但是我又相信他弄出来的错误比我的更多。要承认自己的过失还容易，要饶恕别人的过失就为难。我常在星期六去看和教士，把我的申诉带到她面前，我告诉她，我的同工在这件事上那件事上是多么的错误，盼望她劝诫他，那时她总是对我说：“他比你大五岁，你要听他，因为圣经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彼前 5:5）”

我问她不管有理无理，我都必须顺服他么？在这一点上我估计，我是决不会那样做的，基督徒也应当讲理嘛。她还是不听我讲的话，她只是坚持圣经上所讲的。我心里面很生气，为什么圣经讲这种话。但我在她面前还不敢发脾气。大多数的星期六，我都到她那里去控告那位比我大一点点的同工，但是她常常总是做出同样的答复——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她再三地这样讲，我总是以失望而告终。

在某一个星期五下午，我跟那位年长的弟兄争得很厉害，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间里大哭起来（现在我能笑；但在那个时候我常生气，难得笑），我想再到我属灵的姊妹那里去，藉此我可从她那里得到一点同情，并且至终让她为我伸雪，谁会想到我从她那里完全得不到一点同情，反倒重重地挨她的责备！我深悔自己比那位年长的弟兄晚出世五年。

还有一次，我们两个弟兄又争吵了，这一次我认为他是完主不合理的，我很有把握地认为现在我能被证明为正确的了。所以我就再到和姊妹那里去告那位比我年长的弟兄，我问她像他这样犯了这么重大错误的人，我还要顺服他么？她回答说：“对或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我问你，今天你在我面前用这一种态度告你的弟兄，你这像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么？你是有羔羊的灵么？”经过了这许多年之后，我仍然不能忘记那一天她向我发出的问题。在那位年长弟兄和我之间的相争为期一年半之久，连在现在我重新提到它的时候，就在今天我也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学习时期。我赞美主，因为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这一年半里面，我开始懂得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在中国有五十多位同工。我若不是在那一年半里学了功课，今天我就不可能跟任何人同工。在那十八个月里面。我没有机会表达我的意见，也不能看见我的意见可被证明为正确，我屡次回到我的房间里去哭泣，我甚是受苦。但是当我今天回想这一切的时候，那十八个月实在是太宝贵了，神知道我是一个很难办

的人，所以祂就安排一种特别的环境，藉此来磨平我所有的棱角。感谢赞美主，祂的恩典把我带了回来，今天我要对我年轻的同工们说，如果你不能忍受十字架的碾磨，那你在主的手里就是无用的。只有羔羊柔和谦卑的灵，才会蒙主称许。在祂面前，你的雄心大志和才干是无用的，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的态度应当历久不变的是：我不要跟人讲理由，而是要甘心背十字架。在教会里面背十字架，不讲理由，乃是一条定律。”

在这一个时期，倪柝声的属灵悟性增长了，他分清了律法与恩典的不同，从而他能传讲纯全的福音，他也蒙主带领传讲国度与永生的不同，传讲恩典与赏赐的不同，传讲主的再来。他到好些地方带领聚会，倪柝声在 1936 年叙述道：

“从 1921 到 1923 年，得救的人数迅速增加，起先我认为抓住传福音的聚会就构成了神整个的工作，但是及至 1923 年，我认识到了这并不是祂全部的工作，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看见神要在各个地方兴起教会，并且在教会里不是成为一个得救的和未得救的混合物，在世界里是麦子和稗子一齐长，但在教会里却不是。在中国诚然是有灵魂的收割和复兴，但也需要有教会的见证：需要有人在各地维持神的见证。现在我明白这是神的定旨，然而由于我的这位同工没有这个亮光，我在主所把我摆在的福州的聚会中，灵里面非常受试炼。在亮光上我们各人领受的不同，我们做工的方法也就不同；我的弟兄的工作中心是传福音、复兴，而我则要建立地方教会。”

1924 年，“按立”这个问题在福州成了倪柝声跟他的同工们中间发生争执的要点。他们中间有些人想要从上海请一位被按立过的宣教士来按立他们做牧师，对此，倪柝声强烈地不同意，他相信按照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牧师乃是升天的基督给祂教会的恩赐。他承认神的按立而不是人的按立，他还讲一篇关于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约柜的信息，大意是说约柜一离开了示罗后就不再回到那里去了，这表示警告信徒不要倒退到老路上去，这就叫那些寻求人的按立的弟兄们大为生气。

此后不久，当他出门传道的时候，在福州的他的同工们正式宣布赶逐他离开福州的工作，这就激起了聚会中许多弟兄们的忿懑不平，他们决定要保卫柝声。然而为了避免分裂，他悄悄地离开了福州。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那种处境内心感觉：

**我若稍为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纪念我主基督 如何忠心受苦。  
我今已经遗弃世界，所有关系都解；  
道路虽然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脸；  
别人虽然喜欢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我心所望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  
我愿死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称祝。**

我今每日举目细望 审判台前亮光；  
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让你们去得着名声，富足、荣耀、友朋；  
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赞美、从者、兴隆。  
但我只愿孤单、隐藏 在这罪恶世上；  
我心切望忠诚跟从 我主到了路终。  
因我知道主在此世 不过得着一死，  
所以现在我无他望，只望得着顶撞。  
我的荣耀还有将来，今日只得忍耐；  
我决不肯先我的主，在这世界得福。  
那日，我要得着尊贵，主要擦干眼泪；  
今日，主既仍旧迟延，我要忠心进前。

离开了福州，他到了南京和上海，他从主得到记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里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为此。”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同他母亲出国去到马来亚，在国外有半年之久，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1925年五月他回到福州，在离开市区顺闽江而下近海的一个小村庄罗星塔租了一间小屋。随后的两年是他的过渡时期，这也是他迅速地属灵增长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开始有咳嗽，他还是利用在罗星塔的机会，密集深透地读圣经，同时也广泛阅读神的仆人们如阿耳福特（Alford）、韦司可特（Westcott）、路得马丁（Martin Luther）、鲁克斯（Knox）、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怀特斐（Whitfield）、大卫布莱纳德（David Brainerd），以及其他各人的著作。

1926年，当倪柝声在华南传道的时候，他病倒了，医生告诉他患了肺结核，并且只有几个月好活。他说：“我并不怕死，我的心里有平安，但是那天晚上当我想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死，我必须把在已过岁月中从主那里学的功课写出来，这才不会叫它们跟我一同下到坟墓里去。这样我就准备写《属灵的人》。”

照着他的健康所允许的，倪柝声断断续续地直到1928年的6月写完了他那三卷集的巨着，在那个时候他想，他已经为教会做出了他最后的贡献，所以他祷告说：“现在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路2:29）

有一件事要提一下，1926年年底，柝声被邀请去南京休养，并帮助把“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译成中文，1927年5月他去到上海，在上海他跟先他抵达上海并且在辛家花园汪佩真姊妹家中，已经起首在主的桌子前擘饼的弟兄姊妹们又有了交通。聚会从辛家花园搬到了赓庆里，再于1928年搬到哈同路（今铜仁路）上的文德里。

倪柝声在上海时，经历了从罪得释放的经历。他说：

“自从我悔改以来，有好几年教曾被教导得到释放的路是算自己向罪死，并算自己向神活（罗 6:11）。我从 1920 年“算”到 1927 年，可是难处是我越这样做，我越清楚我是向罪活，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自己已经死了，而我又不能制造出死来，罪依然将我击败，我看见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是根本错了……你看竟没有一个人指点我，“知道”（罗 5:6）是在“算”之先（11 节）。好几个月我很苦，并且热切地祷告，查读圣经，寻求亮光。我对主说，如果我还不能被带到看见那么基本的这一件事，我就不再讲道，我首先要在这一点上清楚。

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怎么能忘记它呢！我坐在楼上读罗马书，我读到这些话：“因为知道这件事，就是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知道这件事，我怎么知道呢？我祷告说，主阿，开我的眼睛；于是刹那间我看见了，早先我读过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现在我又翻到这节圣经，再去读它，“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祂（神）……”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事实是神做的！这真叫人惊奇！那么，如果基督死了，并且那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如果神把我放在祂里面了，那么，我必然也是已经死了。突然之间，我看见了我与基督的合一——我已经在祂里面了，在祂死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我的向罪死乃是一件过去的事，而不是未来的事。这是突然之间给我明白了的神的事实。

我喜乐得不能自己，我从椅子上跳起来，跑下楼到在厨房里做事的青年人那里，我两只手抓住他对他说：“弟兄，你晓得嘛，我已经死了。”我必须承认他对我的话显得是大惑不解，他大喊：“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样我就继续讲下去：“你岂不知基督已经死了么？你岂不知我已经与祂一同死了么？你岂不知我的死真得一点也不差于祂的死的事实么？”哦，已对我是多么的真实！我真想要把我的发现在上海的所有街道上都大声喊出来。从那一天直到如今，我从无一刻怀疑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句无可改变的、定论性的话。”

在 1929 年初，倪柝声回到福州，处理一些家务。在他的心里面是想只要他能恢复健康，他甘愿去说或去做神所要求于他的任何事情。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位他从前在三一书院时的教授，这位教授望着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喟然叹息说：“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学校里我们对你寄望很大，我们认为你必大有成就，现在看看你这副样子，多么可惜阿！”真的，他的健康已经损坏，在世人的眼光中，他也显示不出任何值得赞扬的地方。当下他觉得很羞耻，他几乎落泪了。而就在一瞬间，他举目望天说：“主！我赞美你，使我拣选了那最好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荣耀的灵充满了他的心。回到上海，他用尽他还有的一切力量继续事奉主。

“每天下午我都发烧，整夜不能入睡，出冷汗，我很难相信我还能继续活下去。有些弟兄劝我要更多休息，而我却觉得我更需要工作过于需要休息，神若认为我的工作还没有完，那我就活下去，否则，我并不想望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祷告并求主指示我，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当做的是什么，我勉强起床并去带领聚会，在往聚会中去的路上，我必须时时抓住路灯灯柱来稳一稳我的身子，我得祷告，歇一歇，之后再继续走。我告诉主，能就这样为祂而死去，那真是值得。”

倪柝声的病更加恶化，他述叙当时的情况如下：

“晚上每五分钟我醒来一次，我淌许多汗，我的听觉弱到一个地步，必须用嘴巴对着我的耳朵讲话才能听见，我的声音已经喑哑，看来随时都可能死亡。请求代祷的电报发到好些地方去了，但是情况依旧，似乎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有一位元护士姊妹看到我这种情况就哭了，因为她见过许多重病而没有一个比我更差的，很可能三四天后我就会死去。当我从别人那里得知这件事之时，我说那对我是好事，事实上我是想要安慰他们。

有一天，我求问神为什么祂这样对待我。我向神承认许多罪恶，并且打算使我生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能合宜。我唯一惧怕的是惟恐我不忠，或是没有信心，我禁食祷告了一整天，我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许愿说一生只做祂的工。我的同工们从早上起直到下午三点都在李渊如姊妹家里祷告。神赐给我信心，更确切地说，祂从论到信心的经文中赐给我几个字：“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林后 1:24）“因我们行事为人（即行走）是凭着信心。”（林后 5:7）和“义人因信得生（即活着）”（罗 1:17），我欢喜快乐，并且感谢主医治了我。

试验立刻就来了，我觉得我该站起来，然而我怎能站起来呢？我心里起了争战，在我里面毕竟是有自爱的，我死在床上总比试着站起来而死要好，但是神的话语满有能力，我在床上躺了一百七十六天，在那些日子里面，没有一次是由我自己穿衣服的，可是我找出了衣服并且自己穿上去，我身上汗出得像雨淋一样，撒但试探我，向我提出，既然坐起来都那么难，那我怎么能站起来呢？我回答说，如果神说了站，我就站：“你们凭信站住。”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就好像是站在棉花上。

接着神的话又临到我，叫我“凭信而行”，我想，站起来已经简直是一件英雄事迹了；而我又怎能行走呢？我问神，我要走到哪里去呢？答复是下楼去，可是楼梯又陡又长。我告诉神，说我可能就在房间里走走，下楼去我又怎么可能呢？我祷告并走到挨近楼梯的房门口，我打开房门并且起步走下去，我对神说，即或我在走时死了，我也一定要走，“主阿，我不能，所以求祢帮助我。”我扶着楼梯的扶手从楼梯上走下去，这楼梯一共有二十五档。

我走到了梯子底下，我快地穿过弄堂，走到李姊妹的家，我祷告说：“主啊，从今以后我要因信而活。”我去叩门，可惜没有罗大来给我开门（看徒 12:13-14）。弟兄姊妹们已经禁食祷告了两三天，当我走进屋子里去的时候，情况就像彼得所遇见的那样，七八个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敢动一下，屋内绝对寂静。有半小时到一小时之久，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同在中，于是我简短的作了我的见证。从此，我就不再做一个缠绵病榻的人了。

约在四年前（那大概是 1932 年），我走到一个医生的屋子里去，那里有些窗帘布拍卖，这是那位从前给我的胸部照过 X 光的德国医生的家。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他给我照了三次 X 光，每一次他对我照 X 光的结果都表示悲观。在第四次也是最末一次，他连给我照 X 光也不肯，反而把一张别人的 X 光片给我看，那个人的病情比我更好，但他在照 X 光后两个星期就死了。他叫我不再来看他，他的意思是叫我回家去等死，可是谁又晓得，这位医生竟然先死了呢？我举起双手赞美神！靠着主的恩典并在祂血的遮盖下，我仍然活了下来。

此外，由于生病，我得以知道今后神要我做的是什。在各处神都在寻找得胜者，寻找

那些肯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人。在我生病之前，我不但在好些地方主领聚会，并且也有雄心要写出全部圣经最好的批注，可是病后，我清楚知道这不是神为我定的旨意。恰好几年以来，一直到 1922 年年底，我在福州发行了好几期的《复兴报》，如今在我重病之后，我清楚知道在未来我将以生命为中心信息，以取代福音真理、解经、预言与教训而刊登在《复兴报》上。当我在许多地方跟弟兄姊妹们有了交通之后，我看到神兴起了许多的聚会，可是我也看见在关于教会见证开始的同时，反对和毁谤也从四面八方涌来，然而没有什么能动摇我们，因为我们晓得神所交托我们的是什么。正如保罗所学会了的那样，我们知道我们断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像（徒 26:19）。”

在一些闭关弟兄于 1932 年 10 月和 11 月从西方来到上海进行看望之后，倪柝声应邀于 1933 年 6 月去英、美和加拿大回访。在英国他有机会会见了著名的小册子《救、知、乐》一书的作者佐治卡亭。可是他一度悄悄地离开接待他的弟兄们，去看望贵橡路基督徒交通与职事中心，他特地去那里是要看它的主要带领者史百克先生，那次并未会见他，但在主日他跟那里的圣徒们一同擘饼。当闭关弟兄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一桩不能宽恕的罪，在倪柝声回到中国并和他们多次反复交通之后，在 1935 年，他们正式地断绝了与在上海聚会处以及中国别处地方的弟兄们的交通。倪弟兄和与他同在一起的弟兄们则坚持认为：交通必须向神的所有子民敞开，交通是根据生命而不是根据亮光，“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罗 15:7）

在神的安排下，一件意外可喜的大事出现，进到了倪柝声的生活中，他求学时期青梅竹马之交的爱人，就是他早先为主而放下了的张品蕙，现在已经实在得救并且与主同行。他们再次相聚，也就复燃起了他们彼此之间埋藏多时的感情。经过许多祷告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们有婚姻上的结合。这件事由柝声的母亲和张家合法的家长品蕙的伯父张瑞冠商谈，并做出最后决定。柝声的母亲盼望他们能在 1934 年 10 月 19 日，就是她自己结婚的纪念日完婚。起先倪柝声不同意这个日期，因为那天正是第四次得胜聚会最后的一日。至终他接受了弟兄们的劝，在那天下午（整个聚会完毕之后），按着基督教仪式与品蕙姊妹结婚。

但是他刚一结婚，一个出于毒恨的邪恶风暴爆发了，品蕙的姑妈张美珍强烈地反对这一桩婚事，按她的心意，她是要她的侄女嫁给一个富翁，她出于对已经发生了之事的怨恨，就在全国最大的一张报纸上，连续一星期之久登出了措词粗鄙的大广告，作为攻击倪柝声品德的手段；她也印了许多单张在基督徒圈子内广事分发，她确实在许多基督徒中间制造了相当大的骚动。这件事迫使倪柝声停止了公开的服事，他就在远离上海的一处地方退隐下来。几个月后，当他同他妻子返回上海之时，他还不要公开讲道。然而由于李渊如姊妹的建议，他答应带领查读旧约圣经中的一卷——雅歌书，他跟大约十位同工在杭州的西湖查读了两个星期，后来把这些记录辑印成书，名为《歌中之歌》（编注：《倪柝声著述全集》卷十一）。

在 1935 年的头几个月，倪柝声感到在他的灵命上需要有一个突破，他打算到英国去看望史百克先生求得帮助，在他动身离开中国之前，他和他妻子在华北烟台与美国宣教士单惠华大夫夫妇同处一些日子；恰巧巴若兰小姐从苏格兰来，也在单大夫家做客，他们之间有很愉快的交通，特别是借着巴小姐的帮助，倪柝声在他个人祷告的时候进入了圣灵浇灌的经历，他的灵得到更新，因此他从烟台发了



一封措词简赅的电报到上海，电文只简单地宣告“我遇见了主”。他不照他预计前往英国的旅程继续前进，而是回到上海。他整个星期在每天的早晨，跟他的同工们一同就他的新经历查考圣经，并一同祷告。以后在同年九、十月，在一次称为特别聚会的聚会上，他讲了“得胜生活与圣灵浇灌”。一个复兴爆发出来了，并且很快就传布了华南地带。

但是正当神的灵运行的时候，仇敌也加紧活动，有几桩重大的事发生了。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在检查这些艰难险情时，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各各地必须在五旬节之先，十字架也总是在得能力之前，这的确是必须学习的一项最有价值的功课。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在1938年年中，倪柝声再次旅行到英国去，这时他能去看史百克先生并同他交通，他也在英国、丹麦有服事。顺带一提的是在丹麦的赫尔辛基市国际学校里，倪柝声就罗马书五至八章发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给这些信息取名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编注：《倪柝声著述全集》卷十七）。

1939年7月倪柝声回到上海，他自己担负起了栽培同工的工作。他了解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持久，工作中经济上的短缺会很大，为此他从事一项工商企业，这件事终于证明出来是成了他生平中黑暗的一章。虽然他尽力做到把他的药厂的一部分的盈利调拨出来，在艰难时期维持他的同工们。但他却为整个教会所误会；结果在1942年年底，上海聚会处的负责弟兄们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事。

倪柝声相信教会的圣洁，他接受教会的决定而退隐到福州去。在福州他为着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开始在福州市外的鼓岭山上，为了创设一个将来用于栽培工作的场所而买了一些房子，他忍耐地忍受了一切误会，并不愿为自己辩护，以后他去到重庆，在那里由于在市内和郊区奉主名聚会的圣徒们的热切而坚持不懈的请求，他有一个短时间用神的话语服事他们。这个时期是他隐藏的时期。

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1945年8月16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跟中国停战的协议于9月9日在南京签字，倪柝声想方设法回到上海，但上海教会还不准备接纳他；一直到1948年4月，他才有第一次的机会对在上海的圣徒们讲话。在他第一次的讲话中，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总用第三人称，他说他像一个寡妇要养活一大堆儿女，因此她不得不再嫁，盼望这样使她能以养活他们；可是想不到在她二婚之后，她的儿女却都离弃她。他用这个明喻来说明他是怎样感到迫不得已才去做工商业的，当他讲到这一点时他哭了，当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大多数圣徒摸到了基督的生命，也感觉到圣灵的权柄，聚会的空气忽然转变了，过去的所有误会不用再做什么解释就都消失了，神祝福的闸门就这样的打开了，一个非常的复兴在上海爆发，人们把他们的生命重新奉献给神，并把他们一切所有的为着主的利益而摆上。

在那个时候，倪柝声的负担是同工的栽培工作，他觉得他的职事是服事那些服事者，因此在1948年，从6月到9月底，第一期全国同工造就聚会就在鼓岭举行，大约有七十位同工参加，密集栽培几个月，每周聚会五或四天。早上的聚会里，倪柝声讲一些重要的题目像：主工人的性格、神话语的职事、属灵权柄与顺服等等。第二堂聚会是用于个人见证：参加聚会的人挨次序作自己的见证，作完见证后接着有评论——先由别的一二位同工，最后由倪柝声自己给作见证的人提出评论。这样做是为帮助同工们得以提高为目的，因为客观的观察者经常是比本人看得更清楚，不过这种评论只能做在那些已经将自己完全交给主，也在主里面彼此交托的人身上。晚间的聚会则是专为对初信者的造就。现在

那部出名的、有五十二篇基本课程的《信徒造就》，就是在这些聚会中所讲的。

第二期的全国性造就聚会也举行了。会期始于 1949 年春，这次参加者约有一百位。在这个时刻，这个聚会能否圆满结束极为可疑，国共两方的内战已经打到靠近福州不远之处，造就聚会终于从鼓岭搬到市区内的海关巷来，他们能否继续下去真是一个问题，经过多日的祷告和等候主之后，倪柝声有了从天上来的把握，确信聚会必能继续并能圆满结束。

第二期全国性造就聚会完毕，倪柝声就从福州去到香港，并从香港回到已于 1949 年 5 月 25 日为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上海。他极为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教会，并且希望对于在变化着的环境有更准确的察看。按照他的观察，他觉得工作还可以做好些年。同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的家所在的香港。在 1950 年 1 月他在香港主领了一个特别聚会，聚会长达一个月，一个复兴爆发了。事实上，这次聚会标志着主的见证在香港的历史的一个新的开始。

然而倪柝声强烈地感到，他的负担是跟留在中国的弟兄们连在一起，虽然他知道有危险在等着他，仍决定再回上海，他不顾一些弟兄们力劝他不要回去的请求，他的心依然决定去上海。他一回到那里，就极其勤奋地工作，并且劝勉弟兄们“要赎回光阴（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弗 5:16）。而且由于他感到主的工人们的行动会受到限制，工作将会完全被禁止，他就热切地为着未来的日子做出计画和预备，不幸的是那种日子比他所想的来得还更快。

1951 年 4 月，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召集了在中国的各个基督教团体的领袖们（倪柝声为其中之一）到北京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政府说明了政府对于在共产党所宣布的“共同纲领”上所保证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态度。政府官员表示宗教自由是会有有的，但是这种权利只能为那些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所享有，而不能为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享有。很快一个严峻的变化临到了中国的教会，在各界中控诉某些人的“控诉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基督教团体也不例外。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日夜工作，为圣徒们预备圣经资料和属灵信息，作为坚固他们信心的工具。

就在他失去自由之前不久，他写了一首诗歌，很能显示出这个时候他的心在主面前的情形。

一、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至今你仍未向我们呼召；  
历世历代我们都求看见你，但你好像不听我们祷告。

副歌：你来！就来！我们呼求你快来！

我们的心所有盼望是你来！我们等候你快来！

二、爱主，自从当年你上升之后，这里都变何等枯燥无味；

我们时在祈求，又时在看守，每一动静，都疑是你已回。

三、景色虽美，你我何日才相聚？山水虽佳，你今在天何方？

花香鸟语、不能使我有情绪，因我正在思念你的容光。

四、主阿，我们等待已久，真焦灼，不知还要多少时候等待；  
从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我们都是望你能就回来。

五、当雨每次滴沥，海每次澎湃，风每次吹动，月每次照明，  
我们都望就是你已经回来，何等失望，至今尚无动静！

六、若非纪念你临行所赐命令，我们就要灰心，无意工作；  
但你要我们一面等你来迎，一面努力工作为你生活。

七、主阿，求你纪念日子已长久，应许已过，多年尚未应验；  
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要来未来，可否来在今

天？

1952年4月，中国政府命令倪柝声去东北；4月10日他为公安部门拘捕，被囚在哈尔滨。由于政府的保密，没有人能晓得他遭受了什么。从1952到1956年，政府为了向他起诉，悄悄地准备材料。在1956年10月18日，上海市宗教事务司在南阳路聚会处内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要全体会众参加。一连串的罪名加在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身上。（1月29日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聚会处开展了肃清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有几千位弟兄姊妹在上海市和其他城乡先后纷纷被捕，1月31日上海市政府在天蟾舞台召开控诉大会。2月1日上海市的《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刊登了倪柝声被捕的官方报导。）

1956年6月21日，倪柝声在上海市高等法院出庭受审，被判为犯了所指控的各项罪名，给他判处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监禁。他被发配在上海市第一监狱服刑，在那里他被指派为了政府的需要，把科学教材和杂志论文从英文译成中文，他妻子张品蕙被准许在监视之下每月探访他一次。到1967年4月他服满了十五年刑，但他并未被释。官府曾企图强迫他放弃信仰，有谣言散布出来说，倪柝声放弃了他的信仰。但是对他来说，他的主是比他的自由更宝贵的，这样，他的刑期就再延长了五年。

他从市监狱被秘密地转移到上海市郊青浦县的青塘劳改农场，他的妻子曾到那里去看过他一次。之后，忽然几个月之久他又杳无音讯，事实是在1970年1月，倪柝声又被转移到了一个管得更严的、远在安徽省广德县叫做白茅岭农场的劳改队那里去了。不幸他亲爱的妻子张品蕙摔了一跤，于1971年9月底去世。这对倪柝声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他以甘心的顺从把它接受下来。他曾长久怀着一个秘密——希望，就是在服完整整二十年刑期之后，能再与他的妻子团聚。据传他曾有一次对他的同囚犯人说过：“我的刑期跟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得到释放，那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因她为我受的苦是太多了。”尽管如此，他丧妻之恸的深厚感情，还是在他写给他姊姊的一封信上表现出来，他在信上说他是那样的心痛若碎，他所经受的痛苦远比失去父母还要深，他请求她把妻子用的发夹和面巾带给他，作为怀念她的纪念品。

到1972年4月12日，他度满了二十年之久的监禁期，本来期望能获得释放；可是关于这件事一点

风声也听不到，后来得知政府一定要他写一份悔过书，作为释放的条件，他不肯屈从，因此就依然关在劳改队里，4月2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姨姊，这封信成了他最后一封遗书：

品琤大姊：

收到你4月7日的信，知道你没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东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东西，我都已经收到了，实在感激你。我身体情况，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发病就很难过，就是不发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发不发之分，没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晒些太阳，可以改变一点皮肤颜色，但不能改变病。但我维持自己的喜乐，请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点，心中充满喜乐。

祝你好

述祖

四月廿二日

柝声所提及叫他受苦的慢性病，乃是一种病情严重的心脏病。几十年来，他都受到心脏扩大的病苦，据说他的心脏已扩大到原来心脏的两倍大，医生告诉他说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他不能拿起任何重一点的东西，多少个夜晚，他只能坐到天明，因为他不能躺下。主曾奇迹般地、立时地医治他的肺结核，但他的心脏却未治好。倪柝声自己曾见证说，在肺病上，他经历了主的医治；而在心脏病上，他知道主是医治者，他天天靠着主的复活生命而活。更确切地说，他之能以度过这二十年之久的艰苦的监狱生活，完全是一个神迹，必定是主的生命和圣徒们的祷告支援了他。

由于未为人知的理由。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倪柝声于1972年5月，从他原来所住之地白茅岭调迁到了一座山脚下，那就是说，他从关在犯人劳改队改为关在个人小号子，据说是用拖拉机的拖斗在崎岖不平、弯弯曲曲，长达十三公里的山路上，把他运到那里去的。

在1972年6月份的第一天，当他的姨姊还在上海之时，她接到从白茅岭劳改农场发来的一封电报，只寥寥数语说：“倪柝声在岭脚病故。”闻知这一悲讯后，他的姨姊张品琤、外甥女婿吴罄和他的甥孙女鲍小玲立即一齐启程到劳改队去。两天之后在6月3日，他们三人到了广德县，吴罄则还能继续前进，于当天黄昏走到劳改队。当吴罄问到倪柝声是怎样死之时，他们告诉他说，没有看见犯人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在5月30日早上9时稍过一点，劳改队干部推开他的房门，发现倪柝声在床上只有一点点气，他们马上叫劳改队的卫生干部来给他诊察，得知他的病情极其严重之后，他们就用车子送他去劳改队的附属医院，虽经尽力抢救但是无效，备受折磨的倪柝声就在5月31日凌晨两点逝世。管教科的罗队长宣布说，他一定是自杀的，他说因为他找到了一张他自杀的字条为证。监狱的干部在倪柝声枕头边的褥垫下是找到了一张字条的。在吴罄竭力要求之下，罗队长把这张字条给他看了，上面的确是倪柝声的笔迹，是用大字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是：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下面是他的签名：倪柝声

吴罄在读了字条之后对罗队长说，这一点并不是自杀的绝命书。倪柝声必定明显地预感到由于他身体的情况，他不能活多久了；还有劳改队发的电报，岂不是说了倪柝声因病死亡么？当然罗队长并不

懂得“我信基督而死”这句话的意义，就以为是自杀的绝命书。

罗队长也向吴罄汇报说，由于天热，没有等到他的亲属到达，他们就把倪柝声的遗体火化了。

次日，张品琤、鲍小玲二人也到了劳改队，她们也听到这同样的叙述，而且不允许她们进到倪柝声的房间里去收拾他的遗物。

以后吴罄等三人又被准许到火葬场去收倪柝声的骨灰，其实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火葬场，而是劳改队的一座窑，具有烧砖和火化尸体的双重用途，倪柝声的这三个亲属找到了那位在前不多几天将倪柝声身体火化的人，还向他询问到关于倪柝声身体的情况。那位焚尸员说：“那是一具很安详的遗体，没有一点什么不正常。”他们问他：“你说说看，它像不像那些自杀的人的身体？”他答他火化过好些尸体，确能辨认出那些是自杀的，他肯定倪柝声的死不是自杀的情况，因为他的身体看来像是那么满了平安、满了喜乐，并且极其正常。

倪柝声确实是守住了他在基督里的信，一直到死；他也维持了他的喜乐，一直到底。

倪柝声的骨灰先是临时埋葬在浙江海宁的一块桑树地里；1989年10月，他们最后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苏州的公墓里，并在遗骸上立了一块普通的、朴素的白大理石碑作为纪念。

编注：本简史原为英文，刊于江守道弟兄所编译倪弟兄信息中之“The Finest of The Wheat”一书内，经作者江守道弟兄同意翻译转载。

## 04 记倪柝声夫妇末后二三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 12:2）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 7:14）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我的姨婆倪师母（张品慧姊妹）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她一直是倪弟兄的贤内助，公公（倪弟兄）入狱后，她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在文革中，因为公公的缘故，她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及高血压心脏病，但自始至终，她一直坚心仰望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1966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审拷整夜，我们在外面只听得阔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谩骂恐吓声，一声声像是抽打在我们心上，但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眼睛被打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付，连最起码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多次她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勒令她们这样站着达数小时之久，目的是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最后红卫兵忍不住了，分别一一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说：“信！”红卫兵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一下一个扔到她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冈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吧！”感谢神！在所有

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都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所有的圣经、诗歌都抄家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地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后，一次偶然在大树后面发现一本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这些没有圣经年代里，这一本小小的圣经于我实在太珍贵了。

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却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众人所弃的“反革命份子。”有一次在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 4:9）圣经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祷告，始终是靠主站住，没有羞辱主的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喊她“白头发”，人人都知道，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是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监督劳动，和非人待遇的，为了主耶稣的名，成了一个众目共睹的美好见证。

1970年，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当时所有初中毕业生都被送到农村当农民），婆婆每天都为我祷告。1971年春，我临别上海前，婆婆流着泪对我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着主。”我在农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是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

公公（倪弟兄）于1952年被捕之前，有机会为教会事宜去香港，当时有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要“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很清楚神为他定的道路——“我的结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他回来后不久，即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1957年，15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什么？主对于他实在是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所谓的“人间自由”，在狱中十五年之后，甘心继续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关在两位流氓刑事犯一起，小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他们越狠地虐待他，自己就越能立功。曾听狱中难友说，公公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们打烂了，可想而知，为了不放弃信仰的表态，他吃了许多苦。当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他的刑期又满了，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此期间，婆婆还被批准去看过他一次。然后又突然音讯全无好几个月，事后才知，公公又被押送到更苦的地方——安徽深山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

1971年11月婆婆中风去世，在这之前已被允许与公公通信。（曾有一段时期连通信都不准，所以无人知道公公当时的去向。）婆婆从中风开始到去世仅仅三天，这也正是她在世时向主所求的。她患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知道最后总会死于中风，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生中风就很快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受长时间之苦痛。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从中风昏迷到去世只有三天，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后，我们不敢马上报告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的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但是自从婆婆病危直至此期间，他似乎有预感，不断来信询问婆婆的身体情况。他信中十分迫切地想早点出来与婆婆团聚，好在病中服侍她。当大姨婆（倪师母的大姊）与孙女一起于1972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时，知道他的心脏极其衰弱，婆婆的去世是一桩使他万

分痛心的事，因婆婆是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事后听同房的难友说，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点结束他的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他知道婆婆的身体非常差，他曾说：“我的刑期，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比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许多苦。”

公公入狱前，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入狱后一下又是二十年，他们两夫妇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当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罪名，来诬告他，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对他最了解，婆婆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的缘故，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公公关在提篮桥监狱时，婆婆也去看过他一次，再后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为婆婆的离世，公公非常难过。听同牢的人说，他曾悲痛多日。4月22日从他给大姨婆的信中，知道他“维持自己的喜乐”。这些年来，一个又一个重重压迫，并没有使他气妥，因为他所仰望的，乃是这位叫我们不失望的神。

1972年6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了，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他们在他垂危时，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去四十里外的农场医院。这四十里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最忌震动的心脏病垂危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临离去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劳改农场干部还说，他写了许多本的“反动日记”，那是他在狱中对于真理的新的亮光，但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无法从狱中拿出来，除非神特别保存它。

公公在狱中有一难友将他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公公在世时一直为此祷告，当公公去世后不久，他得救归主了。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一一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来 11:13）“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 11:16）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的殉道者一样，是神为祂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在那里起着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忠心向着主。